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

蕭翼賺蘭亭圖

余嘗聞趙太史用賢有揚儀憲副舊藏蕭翼賺蘭亭圖後爲文徵明待詔所書吳說傳朋跋偶借閱之太史遂舉以見贈深愧其意悉輟年來酒鎗茶具之類爲報此圖向去已千載雖絹墨就渝而神采猶王母論老比丘與潦倒書生體態曲盡雖蒼頭小妓捧卷

執役無不種種臻妙所見古賢名蹟多矣未有能過
此者第傳朋跋內云翼請辨才朝暮還往性意習洽
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携御府諸帖示辨才相
與反覆折難真贋優劣以激發之辨才乃出右軍蘭
亭相示翼既見之即出太宗詔札以字軸寘懷袖間
閻立本所圖蓋狀此一段事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
之色老僧口味有失志之態此恐未爲實錄攷何延
之記乃是見蘭亭卷後辨才不復安梁檻上并翼所
携二王諸帖竝借臨寘於几案間後辨才出赴人齋
翼遂私至辨才房取得之便赴驛長凌愬報都督齊

善行使人召才示詔驚倒欲絕何嘗於初見時即奪取也且老僧跌坐一牀諸執役者洗杯噓拂自若賓主從容寧有爭理口法不合正爲蕭生指擿蘭亭瑕疵不能無甚口耳何傅朋之不審如是其謂出閭右相竊又有疑此畫大抵根抵延之記辭當右相時恐未著聞即有之是文皇所諱寧敢著筆又安知不爲陳閔周昉也攷宣和畫譜載御府有吳佺畫賺蘭亭圖今本無御題璽記又稱顧德謙在江南時以畫名僞唐李氏云前有愷之後有德謙其最異者蕭翼取蘭亭圖風格特異但流落未見此本豈即德謙筆耶

傳朋語多孟浪獨所記收藏承傳其明在宋世推重
已若是今當何如待詔楷法尤精絕便足稱山陰嫡
嗣余仍乞待詔子休承補書何延之記於後休承年
已八十餘雖時時見拙筆未墮家聲楊氏尚有定武
一帖審其非恪為去之余自有真定武及褚摹帖柳
誠懸書羣賢詩孫綽後序庶幾蘭亭之事備矣

夫子杏壇圖後

大廷尉陳公玉叔寶藏其父憲使公所貽夫子杏壇
圖出入必奉以偕至蜀而教鐸所振與文翁相後先
此圖出則石室弟子皆披靡矣今年宦游金陵携以

就世貞得一恭展吾夫子據磐石坐而鼓琴有穆然
深思之度七十二子或環聽或追趨雖各自為態而
左準右規不失閭閻侃侃意其行筆精緊設色古雅
品在神與妙之間獨程鉅夫跋謂為吳道玄則吾未
之敢從道玄生平以神氣勝運筆衣縷若燕條所謂
吳帶當風者與此絕不類或出陳閔李思訓手聲價
何必減道玄鉅夫元初為大官嘗廉訪江南者也不
當在裴晉公前第晉公遺墨吾故嘗見之元和八年
公方自舍人為中丞何暇辦此蠅頭楷宣和御押繇
來在書畫贖首今書之跋尾與印文皆譌玉叔苟能

割愛去之余當用海岳菴例改題曰唐名人畫杏壇
圖元程鉅夫跋玉叔許之否

晉公子重耳出亡圖

少保銅梁張公卒而其子錦衣君某某輩來請志銘
所贊玉帶重錦悉歸之獨收此一卷乃晉公子重耳
出亡圖據跋或以爲李伯時則駁之者以行筆粗細
不類或以爲趙子昂則有思陵小璽在二者俱未
論獨徐察其筆力精緊道密不事鉛華而自具一種
生氣乃至馳騁追逐轉盼耳語之狀無有絲髮遺恨
當是北宋以前第一手余所蓄古人物畫多矣獨闔

立本蕭翼賺蘭亭周昉聽阮與此三類可竄也所惜者此圖當有二十餘幀今存者十幀耳而三皆不可考其可考者僅重耳之出蒲僖負羈之私謁與齊桓公具賓主而多從馬齊女與舅犯謀醉公子寘之車而出之秦宗女之來向者五人既渡河舅犯辭而投璧於河介子推中流魁立而笑之及以車旂冕服返晉而已者圖故當大有致昔乎其不為完璧也雖然比之吉光片羽不為奢哉公子之事偉矣返晉之後其納王破楚召狩盟國錫命之事尤偉恨不更作一圖如周家王會以明得志而獨紀此瓊尾流離之狀

蓋其所謂不得志乃所以爲得志張本也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

宣和主人花鳥鴈行黃易不以山水人物名世而此圖遂超丹青蹊徑直闖右丞堂奧下亦不讓郭河中宋復古其同雲遠水下上一色小艇戴白出沒於淡煙平靄間若輕鷗數點水窮驟得積玉之島古樹槎蘖皆少室三花快哉觀也度宸游之跡不能過黃河長嶽一舍許何所得此景豈秘閣萬軸一展玩間即曉本來面目耶後有蔡楚公元長跋雖省拖不成文而行筆極楚楚與余所藏題聽阮圖同結構一時君

臣於翰墨中作後事乃爾令人思藝祖緯王椎朴狀

又

據蔡楚公題有四圖此當是最後景耳題之十又六年而帝以雪時避狄幸江南雖黃麾紫仗斐亶於瑤浪瑤島中而白羽旁午更有羨於一披簑之漁翁而不可得又二年而北竄五國大雪沒馳足縮身穹廡與狼羶子卿伍吾嘗記其渡黃河一小詞有云孟婆子孟婆你做箇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於戲風景殺且盡矣視雪江歸棹中王子猷何啻天壤題畢不覺三歎

宋名人山水人物畫冊

雜宋名人山水人物畫一冊有曰趙大年雲山者峰
勢出沒罨靄中草樹映帶下爲清流白石不減南宮
父子有曰李唐春江不老者古松據大石欲攬峽口
崩流匯爲怒濤陵岍直上百步未已於諸畫中最爲
師子吼有曰劉松年溪隱者山田者翠屏削立雲表
孤莊枕清漣平疇交遠風各極其致曰馬遠觀梅者
老挺踈枝秀出物表對題御書一絕句沓拖不成語
復不成字休承定以爲宋高宗筆余謂高宗必不落
夾乃爾當是光寧所題也遠又有曰松下揮翰者一
老人據案絕似猶龍公但不知定否五千言耳覺天

帶與天機並秀遠又曰曉濕者不敢當棲賢三峽或
於天竺六橋間雨後得此數語有曰夏珪遠浦歸帆
者三樹掩映斐疊天際一帆墜岫明滅自足好致有
曰趙千里水閣納涼者當是狀其邸中景耳六月閱
此薰風自來饒令人忘暑有曰金谷園者寫五十里
錦障宛然在目以無名欵屈署此殆不減陳閣李思
訓有曰柳洲者以二月間輞川小泝西湖麴塵拂拂
恨少青帘點綴曰高閣觀潮者則錢塘一曲耳都不
見伍大夫拍堤勢有曰寒山拾得者偃蹇自恣可憫
想爲世尊作貴輔疲津梁不得不托魚服以逃有曰

閻次平小景者嵐頂皸皸當作叔明鼻祖其它綠樹
豐縟甚近自然有曰次平松溪別業者尤精勁可愛
乃知唐伯虎周臣於此取之不盡有曰李嵩內苑圖
者或光堯德壽宮冷泉小景耶若以擬宣和延福諸
位則大寂寥有曰松下鼓琴者大具悠然自得意內
不見署名而人物冠服都雅恐是馬和之有曰松間
醉臥者忽忽幕天席地時其阮嗣宗耶劉伯倫耶不
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令人作糟丘侯想有曰雪
者險而瘖絕惟小具暖帽足曲肱耳便不煩洛陽令
剝琢有曰霞嶺扁舟者宛然孤鶩齊飛境漁舟欵乃

二高柳夕陽中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有曰風雨泊舟者雖靈晦霹靂而不作陽侯怒舩底足濁醪便不妨倚枕聽敲蓬滴瀝有曰採蓮圖者殆若耶溪蓮女耶獨不能貌笑隔荷花共人語耳有曰柳陰放棹者意甚佳而小恨剝落有曰劉阮天台者大類前金谷而自然勝之天台石梁今新坦拖可涉而求欲界仙都一尺地不得矣劉阮事當不誣其謂半歲而當人間數世不敢以為然也有曰高閣燕息者麗敞靜好而不作五侯炎色其晉公午橋白傳履道甲乙耶署名不能雅或休承別有據聊因之右為幘凡二十有七

其可考者僅八人趙大年名令穰宋宗室也官州
觀察使千里名伯駒南渡後宗室也至浙東兵馬鈐
轄李唐河陽三城人有名徽宗朝閻次平待詔仲子
有名孝宗朝李嵩夏珪劉松年俱錢塘人馬遠河中
人俱有名光寧朝後先祇候翰林賜金紫是八人者
雖不敢望李成范寬北苑西臺之盛而跌宕殘山剝
水間亦無有與之執鞭弭而周旋者後二幀則空繡
其一是滕王閣景右嚮而虛其左填以王子安詩序
其可辨字百之一二其一亦當是閣景左嚮而虛其右
所繡字尤細若蚊睫今少年離朱於晴窓下辨之不

能得十餘字以攷韓退之所爲記復不合竟不知其
何文也畫品精王之極與書俱不可望蹊徑况敢雌
黃雖然昔人稱薛夜來爲針神而唐季女仙有盧眉
娘者於一尺生絹繡法華經七卷今此三寸絹僅得
七百字唐文似亦不足多詫也列子謂宋人刻沐猴
棘端紀昌以燕角之弓禰蓬之箭射虱貫心而懸不
絕噫吾向者以爲寓言耳世固不乏此手與此眼哉

宋人雜花鳥冊

右宋人雜花鳥一冊凡二十八幀爲竹鶴一爲松鹿
一爲梅月雙雉一爲桃花遊蜂一爲梅竹幽鳥三爲

梅竹雙鳥一為雙榴幽鳥一為白頭冬青一為梅花

小鳥一為杏花白練一為碧桃瓦雀一為枇杷青鳥

一為翠禽香柑一為白榴小鳥一為鶻鷂之在雪樹

者一枯柳者一雪灘者一為蘆渚九鷺者一為來禽

黃頰者一為蒼鵝之在梅花下而理羽者一浴者

為鷓鴣者二為魚虎之立蓮房者一立枯荷者一為

遊蜂墨蕙者一其渲染生色窮態極變與真宰爭勝

毫楮間往往能奪之惜廢題款不顯畫人名而所可

辨者僅趙昌馬遠吳伯毛和吳珪及宗室彝齋孟堅

而已昌品在神妙間遠次之子固亦有士風不俗其

宅於畫史不甚琅琅而致佳乃爾籍今李後主宣和
帝用宋明圍碁例作大中正而徐熙黃筌邊鸞易元
吉佐進退丹鉛間不知其妙又當何如也耶然余此
本是汰數十本中得者當為眼底第一

宋畫香山九老圖

家弟自秦中歸手一卷相示云得之朱大叅孟震者
攷之似是香山九老圖多正統以後不知名人跋僅
有咸淳時一僧復誤裝於後而畫齋老人者至目為
趙大年筆大年長山水小景汀洲蘆鴈不言作人物
及界畫樓臺也畫史稱劉松年有九老圖此豈其筆

耶樂天自歸洛六十八而得風疾乞骸以刑部尚書致仕至七十而愈乃會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益州長史劉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供奉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潔亦年七十而秘書監狄竝譽河南尹盧真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合之得九人飲於履道里之居第皆有歌詩紀之而樂天自敘其事所謂洛社耆英會也一曰香山九老者樂天時時遊香山之龍門寺故名而是圖所謂有亭有船有叟白鬚飄然若依稀乎履道里者然攷池上篇

水五之一竹九之一鳥樹間之而今水與樹勝而竹
太不勝又無中高橋石罇紅蓮折腰菱華亭鶴紅綃
紫綃蠻腰素口之屬而分配琴奕書畫以綴其寂寞
不知松年旁礪時當爾耶第其絹素之精與位置結
構之勻整往往有宣政間應制風範吾生平雅慕樂
天自納節來頗治弇山園以希十五年後耆英之盛
而今復厭且棄之矣茲與吾弟約異時肖吾貌必不
爲樂天如不爲僧贊寧者當爲百三十六歲之李元
爽哉

題惠崇江南春意

惠崇詩僧也畫品不能當荆關半而今所觀平湖小
嶼汀花水禽漁舟茅舍便娟映帶種種天趣故非南
渡後人所及者老米謂五季以來畫江南景稍清遠
者輒爲王摩詰而實非使不作惠崇題識將無以爲
摩詰耶此卷自楊先生應寧而歸之陳從訓從訓亦
京口人也春時喚小刀焦山北固間出圖而歌張志
和桃花流水按之當與江山俱響應矣

醉道士圖

此圖文休承司諭鑒定以爲李檢法公麟所作叙其
家世收藏甚詳且謂張僧繇曾作醉僧圖傳於世懷

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
欲成狂便發真堪畫入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
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闔立本作醉道士圖並傳於
代於是范長壽亦為之而公麟繼焉攷郭若虛圖畫
見聞志及坡公所臨懷素絕句信然然求其所謂為
公麟不可得也後閱坡公外集嘗題一圖云僕素不
喜酒觀正父醉道士圖甚畏執杯持耳翁也章子厚
題其後云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
所題發嘯絕倒坡公再題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醉道士圖

見子厚所題知其為予嚙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可得者他日再見復當一嚙子厚復題云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大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按仙游潭事別見一小說所謂拚命能殺人者二公一好酒一不能飲而又俱工謔故爾然譬之兩訟師子厚尤囂也此圖所載道士醉者二十矣從而醉者十有七為醉之事稱之曲盡潦倒落魄情狀而獨少執杯持耳翁亦大缺典余故補二公相謔語記之以為壺史一段佳話也

李龍眠理帛圖

此圖精工古雅之極據馮海粟倪雲林定以爲理帛圖然縫紉亦有之又定以爲李龍眠卽周昉不是也也海粟歌爽朗有竒致結法踈野正是真跡雲林與鄧文肅皆負墨池聲孔炎其善寶之

李伯時姑射仙圖

列子稱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然不言其乘龍御氣而此李伯時所貌與遜功帝所題謂爲姑射仙像攷宣和畫譜亦有之當不誤也後有紹興圖記及賜朱勝非四字當是以故相領

宮觀侍講席沾此葛楚輔跋筆意殊道美弟稱紹熙
三年尚書左僕射按公以四年始自元樞稱右丞相
而此云左僕射僕射之不為僕射者十六年矣湯簾
夫陳道復後先鑒定以為真跡二公之筆或老而勁
或放而雅更的然可寶也桑慎等三跋亦佳故為題
其後

題劉松年大曆十才子圖

潘子過余示此卷乃劉松年繪大曆十才子其樹石
琴阮茶竈之類皆精密得五季隨意而人物尤妍雅
有韻與此君所圖西園雅集頗埒毋論真跡臨本翻

翩伯時子昂季孟間矣十才子為錢左司劉隨州郎
貞外獨孤常州盧郎中孫舍人崔集賢之屬其詩名
膾炙人口不已而流溢丹青致足羨也雖然名者造
物所忌詩以陶寫性靈抒紀志事而已要不必有此
名即無論鄴中淪謝而是十才子無一登三事者豈
所邁人人絳灌耶追昔撫今不覺慄然因而墨池一
泓生小鱗甲也題後行自悔矣

趙千里畫大禹治水圖

秋日馬用昭參軍出趙千里寫大禹治水圖見示命
題百穀畫家董狐以為得周文矩筆非千里所能辦

而吾弟敬美自陝歸嘗縱觀砥柱辨其治龍門三峽
時事余不善鑿畫又不獲觀砥柱之勝唯有歎賞驚
絕而已吾家夷甫論人物以經阿平品目則不復措
意今有兩阿平在予復何言

又

跋後復從馬君索閱一過其人物古雅之甚真有非
趙千里所能辦者千里秀麗而小綿弱去此尚在尋
丈外此北宋以前人作但不必周文矩耳

廬陵五公像

沈純甫藏廬陵五君子像出示余俾題尾歐陽少師

以文冠宋氏而周承相揚秘益亦窺藩焉其博識則
皆出藍矣承相雖不甚矯矯然天下信其為長者秘
監難進易退超然不滓於韓史之手人尤高之楊通
判之死虜胡侍郎之抗疏遂皦然與日月爭光所謂
一擲得盧者廬陵山邑獲有之為千古文獻嗚矢盛
哉純甫彈事不減胡公而一時遘禍尤烈其文辭已
駸駸在承相秘監前異時勿令歐陽獨步可也秘監
之子東山先生代著廉勁聲而文信公收宋三百年
正氣恨不覩其像為此卷小闕陷跋尾劉須溪真逸
民不俗也

張端衡山水

此二畫以少陵二語為題系各兩韻不能佳書亦沓
拖平平耳後有一詩云端衡寫作無聲詩留與拙堂
伴幽獨書體出眉山而不能去俗款曰次仲印識又
曰司馬當是溫國孫或司馬才仲弟也攷畫史端衡
張姓京口人舉進士調句容尉以丹青名此圖穠淡
斐豐中有適勁飛逸氣風樹澗溜絕得郭河陽筆雲
嶺墨韻間似僧巨然今人見懜董山便歸之襄陽父
子以故有題作米元暉馬端衡者乃至以為司馬君
實及老章此尤癡人前說夢大可咲也且書法似出

一手而強作三四體蹊逕宛然欽之宜急去此蛇足
僅留次仲一跋縱不能超宋復古燕穆之亦豈出南
渡殘山剩水下哉

古十八學士圖

彭茂才出示此圖其人物器飾臺榭工緻古雅之甚
是五代北宋人筆無疑文待詔徵仲跋其後云損益
周文矩文會圖而加精者也或云是十八學士圖曾
見仇英臨本不列然以余所摹兵科藏本勘之亦不
甚合第圖止十六人而前有毀損小幀許故當是十
八人也內貴人幘皆長耳直領衫腰束帶或繫絲帛

或有方圍而垂撻尾賤者幘皆短耳盤領衫窄帶似
飾銅鐵攷之晉唐二史輿臺奴隸皆束銅鐵帶第云
幘褱進賢冠則長耳惠文冠則短耳初不以貴賤分
此却不可曉樂有笙笛箏瑟阮之屬中一歌者凡六
人皆地坐据斑文褥一人僂立持樂句所謂部頭也
此最近古或人云徵仲跋是其伯子壽承筆然翩翩
有父風彭子要余題尾因畧記之以表一代之制且
為異時玉堂高會張本云

再題十八學士卷

每閱卷中蘇世長狀貌為之絕倒因記其在隋二事

其一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
病驢世長再拜嗚呼以手據地感項敗面作病驢狀
羣臣掩口而笑帝大悅賜帛百尺其一在陝里邑犯
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屢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
不勝痛呼暴而走因戲書老後再閱之寧不再爲絕
倒也史稱其有機辨嗜酒簡率無威儀蓋宛然矣第
其仕唐能直諫又有子良嗣爲通明相神堯數賞其
直而數調諂之當亦以此

摹古畫後

右集古畫摹四本合一卷其一爲顧凱之女史箴內

當熊一段顧本乃是五代人摹筆余嘗于丁卯秋都
門外蕭寺中見之獨愛所畫當熊事元帝貌竒偉有
帝王度額上壯髮如昭儀傳語熊勢直上可畏健仔
挺往而意舒徐兩宮監交戟熊宛然若生後聞在嘉
興項元汴所未及摹先乞陳方伯子兼略節本傳數
語以俟今年秋始得請於元汴之兄少叅子信足其
事其二爲闔立本蕭翼賺蘭亭圖是唐人絕高手周
昉李昭道之流然非立本也畫潦倒書生及老僧張
口爭辨從者揚湯止沸狀皆妙絕千古後吳說傳朋
記此圖流傳乃文待詔所書者咄咄逼黃庭余既已

獲之趙太史不忍數展亦摹之而乞休承臨待詔書
休承長於待詔書時五歲宛爾箕裘也其三周昉摹
阮圖真跡得之陸司空與繩其畫壁者聽者雖耳指
間皆有生趣丹青之能事極矣本挂幅今摹作行卷
後有宣和題押蔡元長詩今俱乞公瑕書之其四王
摩詰奕碁圖有宣和題識而不甚真似是畫院筆然
亦工緻此卷舊藏陸太宰全卿轉入崑山顧氏後復
為袁繩之憲副所得余別見摩詰所為序及與其弟
縉裴廸三詩意甚愛之因從繩之借摹而乞俞仲蔚
小楷題敘詩於後蓋明日而仲蔚病且死矣蓋絕筆

也摹出仇實夫之子以故大都得十之八九譬之禊
帖不減歐褚臨跡也余每見畫苑諸家盛推唐以前
畫多神妙品不敢盡信今觀此摹本毋論仇實夫即
使趙吳興畢力爲之亦不敢望其藩籬何況下者蓋
精工古雅之跡可尋而生肖流動之氣難學故也近
代吳子輩才得元人一二筆輒目中無北宋以前故
爲拈出之

幽風圖畫

此卷爲幽風圖五幀林子煥作子煥於書畫史俱不
載而畫筆頗道紫可鴈行馬和之小篆系詩尤淳雅

可重解大紳每意以行草釋而後跋之神采奕奕動
人大紳所謂吏部侍郎許公者攷其時則吾郡叔雖
先生也叔雖名思溫佐長陵以靖難顯名取大官
而能寶此其亦思王業艱難之所自乎今以語介冑
純袴之士知者鮮矣

清明上河圖別本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贋本余俱獲寓目真本人
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於髮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
相家尋籍入天府爲穆廟所愛飾以丹青贋本
乃吳人黃彪造或云得擇端藁本加刪潤然與真本

殊不相類而亦自工緻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
家弟所此卷以爲擇端藁本似未見擇端本者其所
云於禁煙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適逸驚人雖小麓率
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祇候各圖
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爲真藁
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
定公跋其張著揚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
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傳題字尤精楚陸於
逗漏處毫髮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
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

又

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繪寶鑑搜括殆盡而亦不載其人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祗候有所畫皆取上旨裁定畫成進御或少增損上時時草創下諸祗候補景設色皆稱御筆以故不得自顯見然是時馬賁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至泯泯如擇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圖曆四百年而大顯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直而後得嘻亦已甚矣擇端他畫余見之殊不稱聊附筆於此

梁楷參禪圖

圖中甚芻爲宰官說法大有態第未見的然爲梁楷
筆攻癡城公集亦不見此三偈而結法秀逸瀟灑
同叔欵傾沓拖體全不類偈辭讀之便堪拍碎金面
碁盤是徑山石頭本色亦非此公所辦也縫篆乃柯
奎章家物印文眉山蘇氏云云恐蘇後人收藏私識
耳伯起多米顛伎倆強標之曰梁楷畫同叔書欲博
余新集兩部而休承復依違其間但令佳足矣何必
真同叔梁楷哉

題馬遠山月彈琴圖

馬河中畫筆意殊楚楚秀骨天發不墮蹊逕所小恨

者若孫虔禮之於書耳此圖一道人焚香鼓琴於山
月清泉間尤自超絕孔炎王孫走使二千里索余題
鑒余方清齋謝客拈筆為作數語試於夾池讀之此
琴或能與衆山皆響也

閱古堂石刻馬

閱古堂馬石刻不言是何人筆長僅尺咫而為馬四
十餘其驕嘶逸馳雄爭野適之狀種種神絕當是長
康道碩筆非曹韓而下所能辦也堂在韓平原南園
平原藏書畫傾天府刻此於石蓋亦寶愛之極後為
勝國諸名士凡十九人歌詩各極馳騁而不能得少

陵丹青引一句令人慨然興才難之歎

蘇黃小像

舊傳蘇長公爲五祖戒後身黃豫章爲涪州學佛女子後身及讀其詩覺長公瑰麗而稍沓拖類吳興富兒郎豫章矯勁麓澁不耐軟款絕無支公顧婦姿態今觀二遺像而得其臞然嫣然者乃信所傳之非妄也孔炎以爲何如

二趙書畫歸去來辭

余生平好靖節之爲人而不能忍饑又不任負耒中間強顏一出蓋望而愧之獨於其文章雖愧之而不

龍釋手今年春得此卷於幼子以爲二趙名筆謂千
里畫子昂書也畫中草樹俱秀發而人物尤精雅有
生趣當是北宋筆何止千里若子昂則紛披縱放老
手出入北海不復尋山陰門逕矣署尾稱延祐七年
八月書於杭州鹽橋寓舍考之傅公以六年自學士
承旨予告還還三年而卒其時蓋六十七亦可以證
此辭惜小晚耳題筆重爲憮然

又

家有陶靖節歸去來辭趙千里畫子昂書以爲三絕
故將軍曾子澄走二千里來訪我海上慷慨語合適

橐耻無以佐行色因輟贈之且以銀裝吳鉤侑焉子
澄百戰取將印一失口而見敍歸畊汝陽山中蘧蔭
之舍蟹螺之醜與柴桑無異其濁酒清歌放浪自快
亦不減靖節翁第人謂吳鉤侑歸去來卷非分將無
冒老子韓非同傳譏乎是不然靖節咏荊卿亦豈嘿
嘿遂忘世者有如子澄提此鉤斷北單于首博斗大
通侯印乘四望車却以歸去來卷手持擲還王大夫
亦豈不快事哉丈夫為龍為螻何所不可因書此以
俟

趙松雪畫山水

趙承旨書畫三百年賞鑒家愈寶購之以其能集大成也此圖布景設色極精密而時時有象外意不作殘山剩水一筆當於輞川營丘間求之評者稍有墨渝之惜是不見邢姪何敞衣曳帚裴令君鹿服亂頭態耳何足寘皆喙其後

趙吳興畫兩馬

吳興畫兩馬其前馬從容細步與前人顧盼呼侶之意後人攀鞍欲上不得後馬搖尾頓蹄欲馳而後隱忍態描寫殆盡偶一開卷宛然若生故不必以龍鬚鳳臆嘶風逐電為快也

題黃大癡畫

大癡老人黃子久作此圖蒼靄戍削各極其致而秀潤蒼古之氣自出塵表蓋自荆關中來而徵采馬夏者也余故游錢唐桐廬諸山大都類是披卷恍如見故人便欲卜一廬其間而不可得故於詩三致意焉詩韻本鐵籛道人楊廉夫欲以奇勝故取險譚而遂無一語合作步之者王逢姚公綬輩皆名手亦爲韻所牽塞白而已余能笑之而復步之將使後人復笑後人也第廉夫名壓勝國東南半壁天書法亦自老勁一時耳鑒之士至忌大癡而爭趨鐵籛余謂顧子

其姑無論鐵鑿而寶大癡可也顧子字汝善故相文
康公諸孫以文學世其家

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余所見凡
數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第少却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桑
景當是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宮仲溫以章法書
此辭道密勁媚却堪作三絕也錢太宰溥謝少宗伯
宇馬太常紹榮竭蹶而趨仲溫尚不至邯鄲步馬初
冒周姓後始復故余病疴初起值小涼跋此忽憶南

史載元亮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傍
時謂之尋陽三隱元亮任真樂天冥跡隱顯故當推
爲龍首遺民跡挂塵外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聊屈
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膺蟬
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三尺兒知
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於此

題古畫王昭君圖

余觀王昭君出塞圖後先凡三本頗具漢家威儀而
呼韓邪來迓則極騎吹駝毼毳車弓檠之盛賓主初
覲懽情與肅容兩稱而此圖則僅導者數胡騎亦有

漢兒一以琵琶後隨一橐駝載服裝而已雖復低眉
掩抑作怯寒狀而誓御皆寬然暇逸意是出塞以後
事跋尾當有題識今失之不辨何人與何代然其用
筆殊精密而番馬猶有跋跋驕嘶之致宛然胡瓌張
戡家風似非南渡以後供奉手所辦也昭君以良家
子困掖庭不勝牢慄憤鬱慨然請適虜又用虜法配
呼韓邪子生二女此與張元吳昊何異而書生弄筆
往往深憐而重與之獨渠宗介夫得其情與事曰漢
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雖然坐此二語令
人勘破其方寸不待許馮瀛王而後惡其不純也則

可咲已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叔明成文敏宅相故於丹青獨妙冠一時余所見多矣其向昔出沒皴點分理小不無虔禮之恨獨此卷最爲超絕曉色初動湖翠山紫直撲人眼睫間其樹皆作白蓮社中法尤見古雅非近峰數拳斷以爲摩詰不亦公麀矣嘆賞之不足故歌之而仍題其後

水亭圖

此水亭圖乃永嘉王朋梅爲吾吳朱澤民寫者攷圖繪寶鑑王振鵬字朋梅得幸元仁宗賜號孤雲處士

吳志澤民以文學爲趙承旨薦授國史編修遷
東儒學提舉再起浙省叅謀攝守長興以終按朋榜
於字義無取恐亦別號而孤雲則仁宗所特賜也跋
語俱稱征東提舉元故無此官鎮東或路名然亦不
可攷矣朱之後若憲副公尚書公能大其宗世世奕
業無事喬木而爲之子孫者再失再復愈寶而愛之
求諸名公詩什以侈大其事宋時郡有秘校者其樂
圃之勝聞東南然再易代而不可究跡至讀元少保
盧賓客諸咏而若新即畫力亦僅五百年耳所托以
不朽者文也勗之哉

梅竹雙清卷

梅獨為百花魁而竹能離卉木而別自成高品者以其精得天地間一種清真氣故也竹自文湖州蘇端明後有梅道人吳仲圭以至近代王孟端而梅則楊補之外獨推山農王元章然吳子輩謂其命旨涉淺為境易窮而往往下其品幾於無處生活今年六月信陽王太史祖嫡以元章梅仲圭竹合一卷寄余開卷時令人鼻端拂拂有玉清蓬萊想遂乞休承諸君為詩歌美之而余繼焉或問戴凱之范致能所撰二譜至數百千種且以大庾萬樹謂濱千畝而此寥寥

一枝胡取也是不然正復以簡貴勝耳卷首為沈氏
則學士題元章仲圭各有詩弁尾而梅前有一歌亦
自麓豪周疑舫伯器跋第賞其語不能辨其人跋印
章有所謂會稽外史似楊維禎而詞氣亦類之第不
聞其別號竹齋闕疑可也卷後收藏有東吳文學世
家印豈故為吳中物太史偶得之耶似有不偶者故
附記於後

美人調鸚圖

此圖不知誰作有坦坦者題作梅邊美人圖又有題
為杏花者最後陸子淵詹事鑒定為周昉美人調鸚

圖蓋畫中紅杏一樹枝上一鸚鵡美人倚磐石接小花引之當以子淵題為正坦坦不知何許人有玉堂學士章記洪武中劉三吾學士別號坦坦翁當即此公而九十翁沈夢麟元官入國朝不仕而三典鄉試其他若顧博士曹子文輩皆國初名士也劉學士詞翰俱已耄不辨其為杏花固當畫筆是五季宋初之絕精工者雖靡周昉題識斷非後人所能辦也

趙承旨畫陶靖事

趙承旨好圖陶靖節高逸事及歸去來辭余先所觀凡十本皆不能如此圖之妙其工力與李伯時抗衡

而曲盡瀟灑夾穆之度令人宛然有北窓羲黃上人
想所貌王檀二江州龐叅軍皆極意模寫唯貌顏如
安延之作豐肥而髯為不得沐猴態疑承旨未見世
說一段語耳標署書亦甚緊密是中年筆故聖教十
七北海僅十三管將軍藏之家二百年矣一日於海
颶震撼戈甲戛札中袖以示余相為歎賞者久之因
語將軍一飯斗米秤肉挂五兩乘長風破萬里浪安
用此物為將軍咲曰不然尉遲鄂公一部清商送老
韓蘄王策蹇衛西湖六橋何必減柴桑風致審爾題
尾者當亦不甚愧承旨

沈公濟畫

吾郡沈啓南以丹青妙天下而賞鑒家如王百谷輩
謂不如啓南之父公濟獨推以爲神品吾生平所見
啓南畫大小餘三百品公濟僅二卷耳此其一也道
勁縵密遠近斐疊使人應接不暇賴有印識可辨不
則以爲王叔明戴文進矣世眼迷離知有啓南不知
有公濟而好奇如百谷遂至伸公濟而抑啓南皆不
得爲確論

題沈石田畫冊後

沈啓南先生此八幀掩映綿繡遂爲吾吳地傳神或

猶以書注疑之蓋少來精謹尚守渠家民則去未及
作雙井老態故也

錢舜舉畫李白觀瀑圖

右錢選舜舉寫李青蓮觀開先瀑布圖母論此君神
采欲飛動即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之
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窞邊幅耳圖後綴舜舉一詩
不免蛇足又有劉文成宋文憲胡文穆三詩皆名手
而首則解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絕佳當時劉宋題
後歸大紳而文穆始題之耳後爲上海朱太學邦憲
家物邦憲余故人也白皙美姿容酒態絕出青蓮上

詩亦鴈行歿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舉以遺余
噫在人間世作太白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
余何所與爲成二歌題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
而已

孔炎所藏古牛車圖

秦漢之世鬪國驚於騎戰故七萃之馬不給而天子
或乘牛車其後更以爲美而加飾之至王君夫苟道
將之所尚極矣第使羣豪衣火浣御油碧而角偏轆
之技於却洛大道間猶足以暢此車所載輜重耳而
諸老特疲頓吁喘之狀有何可賞而勞厲歸真輩極

意拙寫之吾弟張助甫李本寧又兢作才語于後其
可笑也已

分就...續稿...卷之二...

分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六十八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

聽琴軒圖卷

太子賓客胡願菴先生儼初舉進士乙科授華亭教諭以憂歸補長垣遂遷桐城令入館閣輔青禁長成均最後用二疏之例以歸大耋終於家而此圖琴清軒為黃鶴隱居趙文筆其一記為金華謝南一記為南邨陶九成一七言長歌為安胡老人王士顯一五

言古風爲錢塘范立考其歲月蓋皆華亭所得而公
自記則長垣時語也趙文畫出黃鶴山樵王叔明其
氣韻皴法極類之小有釋筆耳謝出陳文東王出宋
克范亦藩窺吳興與趙畫皆有可觀而皆不顯然望
而知其爲吳興派也陶九成獨作小篆其人最負博
洽聲所輯說郛輟耕錄書史會要皆行世會要則楊
鐵史宋承旨爲序之蓋相距二十餘年而猶無恙欲
足稱邑耆宿也卷爲豫章王孫所寶藏一旦今而贈
我胡公其鄉先達不當舍而余不當受特以千里走
使寓高山流水之感於所謂琴清者不得已而留之

行笈為識其後仍手書一帋以報作朱邸故事云王
孫多燼字宗良其詩秀備有色味不減渠家晦

戴文進江山勝覽圖

此少傅喬莊簡公所作長歌也圖為錢塘戴文進所
畫江山勝覽頗斐疊有致公歌辭亦瑰偉第有感於
舊游以為唯金陵以東之景當之太原黃子廷綬為
其伯父贊壽言走數千里而貽我此景在晉中絕不
易得而吾吳在在有之此畫亦廣於吳而鮮於晉獨
莊簡於王父司馬公為石交敬留其遺跡而僭書此
歌於後以還黃子俾留作太原一佳話且令吾書與

吾家鄉煙水付之黃子目中可也

沈公濟畫

前覽王百谷評謂相城臞樵老人畫入神品且云出其子啓南上嚮者曾一見此老筆不甚快意忽張幼于惠此卷長可三丈許縱橫點綴濃淡深淺間勁骨老思溢出第求其所謂神品竟不可得也豈百穀用志不分而余僅見其杜德機

周砥沈周宜興山景

甸溜生龍崑小景抵掌子父白石翁銅官秋色則藍於嬾瓚矣余嘗以八月游陽羨從二九改陸趣張公

善權再訪史氏於丹青之勝鷄肋一二觀此不覺愕然如遇故友當時白石翁欲以已畫作鴈媒不意併媒失之應亦不快然此二圖遂成延津之合毋論得失俱佳事也

王孟端竹

王舍人孟端以畫竹名天下而知者尤賞其有絕俗之標此卷直幹自阿瞻叢篠綠老可遒勁中出姿媚縱橫外見瀟灑蓋繇方寸間具有瀟湘淇澳一派不覺流出種種臻妙耳惜題詩者館閣二三君子如王賓客汝玉輩詞翰雖若楚楚覺寂寥不稱李文正公

賓之乃爲楊文襄公應寧賦一長歌於後辭既壞偉
而行草亦自跌蕩快意非真於畫趣追望羊當繇詩
底無全牛耳聊贅數語

沈啓南畫定齋圖

沈啓南先生作定齋圖不知爲誰當時有曹時中憲
副者以文行著別號定齋得非其人否此圖山石樹
卉雖掩映瀟疎而微颺澹雲不作鬱淳披靡齋中人
亦自湛然圖書得所有會稽王凝塵滿席意蓋真能
寫定境者也吳文定公一歌劇稱啓南畫而不題號
似非齋中人所請者然其書却佳甚皆真跡也

趙子惠藏石田畫虞山三檜

余舊游虞山致道觀摩娑古七星檜久之思以一詩志其勝而語不敵後得沈啓南先生所圖乃其最奇者僅三檜而先生後先紀游十餘章皆附於楮尾興到遂成一古體和之又數年而趙博士子惠復出先生所別圖三檜見示而命余以舊題題尾先生於丹青中奪真宰柄或榮或瘁頃刻萬變茲幀所謂愈出愈奇而余詩既莽莽不能造小致語博蟠虬屈鐵之勝而書復沓拖可厭所謂一解不如一解其置之勿令人作狗尾誚也子惠居天台萬山中而又喬木世

家長松八柱琪樹建木璀璨怪偉當有如孫興公所
詠者按圖求之故自不乏何必區區一虞山殫也七
檜皆梁時種至宋而腐其四宋人爲補之云昭明太
子手植者誤昭明足跡未嘗出建業百里外也吾前
詩語亦漫承舊志爾

沈啓南金焦二山圖跋

昔人有詩云長江如白龍金焦雙角短自詭以爲善
名狀蓋兩山之對雄久矣而未有圖之者白石翁乃
能於三尺赫蹠中寫沈深滄鬱之勢一開卷而此身
如登鐵甕城東西指顧真奇觀也然考翁題句實未

嘗登焦山今郭五遊次父剪茅於焦之最勝處而杖履往來金山若家圃顧舍而寶愛茲圖出入必與偕不忍釋手豈幻者真者幻耶余不能辨以問焦光光不荅次之金山問了元元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老僧如是山亦如是彼翁者欲於何處着丹青蘇長公聞之曰誑語阿師難畫兩山真面目只緣身在兩山中五遊了此義否不了當以圖與我

周履道沈啓南二畫

周校書履道沈山人啓南畫宜興龍巖小景及銅官秋色各一幀後多有名賢題詠若桑民懌文徵仲黃

應龍輩皆可賞者今年夏以考績忽忽發金陵談叅
軍思重強置余行李中而去歸後小間展之至卷後
乃有余一跋真米元章所謂慚惶殺人者也記數年
前曾爲思重書此念欲返之思重既不可留之篋筒
亦不可行求大雅士得盛君原濟因以歸之君挾肘
後神術重三吳多游行荆溪試一披覽與諸溪山印
證孰勝其合也爲我醜三大白賞之

跋沈啓南太石山聯句圖

余始從吳興凌玄旻所獲魏李貞伯先生所書大石
山與吳文定張子靜史明古三君子聯句其結法精

勢道密爲生平冠而詩亦險刻有昌黎城南鬪鷄遺
調後則揚君謙和章祝希哲文徵仲徐昌穀徐子仁
署尾尤可愛而獨軼沈石田啓南圖玄旻乃托錢穀
叔寶補意錢固佳手玄旻意若有所不足者而乞余
題以解嘲未幾而家弟敬美偶購得沈圖一閱之則
墨氣秀潤如欲滴蒼靄掩映大有致覺顧長康王子
敬山陰下語爲不遠間與玄旻之父大夫及之緩頰
欲爲延津之合不得也此圖後聯句則吳文定書似
不能當貞伯而沈亦自和一五言古體余老且倦游
矣大石在屋簷下尚阻一躡屣而啓南畫貞伯書百

年內奇物既分散數百里外而後先寓目焉事固不可曉也敬美善秘之亦有以寶鉤青鈇之談進者乎毋在于當不宅之矣

沈啓南梅花圖

燕山雪花大如掌薊門而北一白萬里而恨無梅羅浮大庾間梅花滿天地叅橫夢醒翠禽啁晰別是一境界而苦無雪獨吳越諸山水間在在不乏沈啓南先生畫雪不下摩詰巨然梅雖作木色然亦能摹揚先咎弟蓄王冕陳憲章此圖一時遂爲二種傳神致足賞也今年冬晴遂不見滕六公而甌餅一枝寥落

不快意偶獲寓耳茲卷覺眉宇間朗朗神王九咽
爽不佞老矣無暇躡不借橫玉邃汎水晶叵羅結孫
山銅坑一段勝緣小盤礴時尚能謂宗生之不我誣
也

沈石田畫

沈啓南先生畫十幀幀系一絕句為楚州為高郵為
廣陵為揚子為句曲為天平山為馬鞍山為垂虹橋
為西湖之岳墳為下天竺寺江以北凡四皆無山而
江以北則山五而水一真清遠奇麗之觀也高齋展
玩間自謂不減少文臥游足以掩關矣十絕余皆有

和仍托諸君子繼之

茶坡卷後

此茶坡圖故中丞劉公家物也蘇長公恒云茶欲白
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二者正相反今所謂茶坡與
劉公者俱不可見而白石翁之墨猶若新良可歎也
圖後有王父司馬公一歌因懷然敬題其後

沈石田虎丘圖

沈石田先生此圖爲虎丘寫而讀先生手書詩與匏
翁歌似皆以游靈巖雨興敗而次日得虎丘足之者
益以靈巖不可雨故也若虎丘則毋論雨它風雪花

月之境無不與人宜者余嘗再游靈巖其一亦遇雨
委頓返而雨中宿虎丘蘭若汲第三泉拾松枝煮茗
啜之取所携酒脯從僧雛作起麪餅供賦詩小酌至
夜分後猶聞四山歌聲隱隱出簷溜樹滴外若靈巖
有此當不得二公敗興語也

題沈石田滌齋圖後

范良父出所藏滌齋圖圖爲白石翁沈周筆而吾鄉
毛文簡公記之詩者三人余所知文待詔潘司空也
白石翁與待詔以書畫名天下余無所復贅獨文簡
公所造皆篤實近裏語不作後人孟浪而善法亦精

全宋文卷之百二十六
謹如司馬文正無一筆造次尤可重也今年入春忽
自厭鄙四大外內皆塵垢汙濁觀一滌字令人爽然
如以甘露浸心腑漫識數語

林居圖

此圖乃白石翁沈啓南早歲爲北山僧作其做黃鶴
山樵遂無一筆失度圖成垂二十餘年而始題詩又
三十年而始棄僧而歸文待詔所揚君謙蔡九達王
履吉白貞夫皆和之又六十餘年而始歸余余又和
之後有屬者與和者定皆非凡士也

沈翊南畫

此畫乃白石翁弟沈翊南爲邢麗文作後有朱堯民
黃應龍詩四君皆弘正間知名士也葑於六門最僻
野麗文家徒壁立而一時慕稱之比於通德廉讓爲
黃君諸孫者亦可以省矣

文待詔玄墓四景

玄墓爲吳中最勝地邇年僧貧寺廢少有游者余嘗
一蠟屐至虎山橋而止深以爲恨今得文待詔所寫
四景閱之恍若置身此中矣陸子傳先生以詩畫師
事待詔愧其意故晚節有勝游必借遇得意輒命丹
青以授之此蓋其最合作者

又千巖萬壑

文待詔之愛陸子傳先生如瞿曇叟於鶯眼子靡不
曲示上乘至此卷則雙林樹下解脫三昧悉傾倒無
餘矣公瑕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拈出之可謂名語
然至礙以山陰道上行似未倫也余嘗雪後步虎溪
覽香壚背雨後自紫霄南巖叩天柱絕頂時時近之
然此老生平足跡所未到也人胷中故自有丘壑哉

又人日詩畫

余有文待詔手書甲子子詩至除夕止此為乙丑當是
新歲第二試筆也待詔有寂寞一杯人日雨句畫作

一荷傘人穿小橋而出殆實境矣言承題謂惟跋尾
三人在今併壽承皆亡之零落之恨豈惟高蜀州為
掩卷三歎

周東村畫張老圖

當賓鶴公存日好古聲價不減勝國倪元鎮顧阿英
今覽周臣所為圖儼然清秘閣金粟山房也然不聞
二君有伯起為之孫又為之賦以著思翰公一壽矣
唐伯虎畫梅谷卷

梅谷者當是吾吳德靖間名士唐六如伯虎為作圖
祝京兆希哲題署而王太學履吉選部祿之各賦一

詩殊足三絕偶以示文休承休承謂尚有京兆一序
及待詔一詩不知何緣脫落因補書舊和楊補之柳
稍青詞於後甫成而信陽王胤昌太史書來以元章
補之梅竹為贈因舉以報之古人折梅寄遠故詩中
用驛使語為雅事第不知仙骨寒香一辭條後所存
幾何故不若郵筒中尺素之堪遠也自今後南北山
房各留之以備歲寒一友生如玉川子所云忽到窓
前疑是君猶足代面

唐伯虎畫

余嘗有唐伯虎桃花菴歌八首語膚而意雋似怨似

適真令人情醉而書筆亦自流暢可喜故跋辭當有
圖一幀而失之別購以補卒不甚稱也今年三月花
時見李士牧藏伯虎一圖深紅淺紅與濃綠相間漁
舟茅屋天趣滿眼宛然桃花菴景物意欲奪之卒不
忍而亦不忍割吾所有歌以予士牧姑為題其後士
牧志之吾兩家異日必為延津之合也

唐伯虎赤壁圖

吾嘗以七月望登赤壁酒酣耳熱歌坡老所作二賦
飄然欲仙者久之然坡後賦所紀及伯虎此圖俱與
景不甚似當相賞有象外意耳伯虎才氣彷彿此老

而窮達絕不埒却有一事相關坡於黃岡作中呂滿
庭芳詞結句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見者縮舌以
爲詩識無幾而入蠻坡領巖部出入貴要者十餘年
而後謫又八年而後逝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
芳五字至年五十三驟見坡石刻詞而惡之趨令徹
去尋病卒夫詞語不識於作者而識於見者何也以
其爲二君子且黃岡故事因漫及之

唐伯虎畫賓鶴圖跋

友人張幼于以故唐伯虎先生爲其王父寫賓鶴圖
乞余跋伯虎丹青妙天下獨此圖一叟烏巾白恰據

坐大樹傍一朱頂鶴竄井扉而出於賓鶴意亦不倫
豈叟為賓鶴顧為主耶然度叟羽化之日今已踰七
十年有如一旦坐幼于先人壠華表而鳴唳者焉知
非叟也耶又焉知鶴之為叟也賓之為主也伯虎之
昔非而今是也耶余又焉能辨之圖首有文徵仲古
隸可實他圖及文辭鶴雀伍耳幼于去之可也

摹輞川圖後

右王摩詰輞川圖臨之者郭忠恕再臨者仇英實夫
也其二十絕句書者文待詔徵仲也余嘗謂讀摩詰
絕句更一覽輞川圖覺便如上下華子岡斤竹嶺騁

於宮槐陌汎南北宅歌湖柳浪徙倚木蘭柴菜萸泚
即文杏館而休焉酌金屑之泉與裴迪秀才對語不
知我之為摩詰摩詰之為我與否也然則摹本何必
實夫而書亦何必徵仲哉

題文待詔畫冊

文待詔所圖十六幀多東南名山水雖間以險絕奇
勝為功而不離清遠蕭散之致稍一展視覺秀色幽
韻直撲眉睫間此翁真易仙宮中人也幀各有周公
瑕陸子傳一絕句內補公瑕闕者王百谷三君子故
竭其心思腕力而趨後塵以擬三絕則吾未之敢許

此圖爲朱子明作今屬徐建甫氏吳余題其後賴余老任作雲霞觀耳不然幾令三日不成寐

三輔黃圖

按三輔黃圖秦始皇帝二十五年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廷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馬行多其志阿房宮云一曰阿城始皇帝因惠文王之遺趾而拓之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輦道相屬阿房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不知即朝宮耶抑更創之耶若所稱蕢陽廡泉步壽斲年之數及取七王宮材而模寫之者皆在三百里度內矣

此圖能寫其曼衍陡絕之狀其雄麗竒險所不論當
是唐人閻右伯李將軍本而仇實夫所臨者若杜紫
微賦雖垂本色不能如上林子雲長揚而縱橫磊落
要與南山金峯巒祝京兆書法滔滔莽莽清渭同其
滌洞真傳古中一雄也巳丑初春恭謁大內還感
我明之儉德興亡秦之窮奢因執筆紀其後

題周官飲中八仙圖

周官所圖飲中八仙歌不唯人物衣冠器飾皆古雅
而醉鄉意態種種可念當由伯時子昂藁本化出若
兵時固開元天寶全盛之際宜其如此也自是而後

宮掖梅牖之間皆以酒爲政而妖色主之霓裳羽衣
之曲未終而漁陽鼙鼓動矣豹孫舉以貽我方右目
於青麴藥是讐爲展覽再過亟還之不然恐復墮糟
丘中爲此曹子淹殺也

劉氏藏甲申十同年會圖

甲申十同年會圖余所見凡三本一本於大司徒益
都陳公家一本於太保吳興閔莊懿公家一本於太
保華容劉忠宣公家其序皆太師長沙李文正公手
書而公所賦詩視諸公獨夥又多代人書此圖自弘
治癸亥至萬曆己丑蓋八十有七年矣而衣綦猶若

新犀玉簪差青紫輝映神觀眉宇奕奕有生氣試一
指問之具師師而坐衍衍而食者將李文正揮灑內
制之暇乎抑劉忠宣戴恭簡親承 天問之後乎閔
莊懿抗 三尺而得遂志者乎王襄敏平蜀寇而旋
凱者乎謝文肅講誦絃歌之餘畧乎無論其人不可
作其時不可邁而其事亦不可再不佞貞叨第了未
于今四十三年矣同榜二太師一太保已前逝今在
朝者僅四人籍令三相君亡恙沈嚴若太乙貴神其
肯甘末坐以與諸卿佐周旋若李文正者哉其肯不
厭筆札之役為諸卿佐九書其文若詩者哉嗟嗟宜

不佞貞之有感於三不可也此會北洛中者差差仿
彿而弘治之視熙寧殆 之劉忠宣可伯仲司馬文
正富文忠今爲忠宣之後人比部君書此聊寓執鞭
之慕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七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

仇英九歌圖

仇實父圖九歌凡九章章各有徵仲待詔書余所見數本皆闕禮魂而此則併國殤去之其儀從人物都不詳僅雲中君有少雲氣河伯持杖御一龍山鬼乘赤豹乃類虎而已山鬼殊窈窕令人消魂其他種種有生氣待詔意似草草而筆勢汎瀾可愛余嘗謂屈

子偶歌此以下神後人各自出意摹寫其絲簡工拙
之不同宜也此卷筆雖簡而意足視他本不啻勝之
因識於尾

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

余嘗見楊東里先生所題西園雅集圖乃臨李檢法
伯時筆有崇山絕壑雲林泉石之致與此圖畧不同
此圖僅一古檜一恠石一立壁捉筆書者爲子瞻學
士從傍喜觀者王晉卿按卷對峙者蔡天啟倚樹睨
者李端叔彼圖則有張文潛而無端叔此圖據方石
畫淵明歸去來辭者即伯時握麈尾觀者蘇子由握

焦子行直身直撫肩立者晁无咎提石者張文潜按
膝者鄭靖老彼圖有端叔而無靖老益以陳無已若
摘阮之陳碧虛與聽阮之秦少游說法之圓通大士
與聽法之劉巨濟題壁之米元章與傍觀之王仲至
則所同也彼圖有名姬二曰雲英春鶯而此皆削之
楊先生又云曾見劉松年臨本無文潜端叔无咎器
物小異而僧梵隆趙千里亦嘗摩之此圖吾吳郡仇
英實父臨千里本也余竊謂諸公踪跡不恒聚大梁
其文雅風流之盛未必盡在此一時蓋晉卿合其所
與游長者而圖之諸公又各以其意而傳寫之以故

不無牴牾耳實父視千里大有出藍之妙其運筆古
雅彷彿長康探微元祐諸君子人人有國士風一展
卷間覺金谷富家兒形穢因爲之識尾

題海天落照圖後

海天落照圖相傳小李將軍昭道作宣和秘藏不知
何年爲常熟劉以則所收轉落吳城湯氏嘉靖中有
郡守不欲言其名以分宜子大符意迫得之湯見消
息非常乃延仇莫實父別室摹一本將欲爲米顛
猶而爲怨家所發守怒甚將致巨測湯不獲已因割
陳緝熙等三詩於仇本後而出真跡邀所善彭孔嘉

書呈酒泣別摩挲三日而後歸守守以歸大符大符
家名盡近千卷皆出其下尋坐法籍入 天府隆慶
初一中貴 擢出不甚愛賞其位下小璫竊之時朱
忠信領緹騎密以重貲購中貴詰責甚急小璫思而
投諸火此癸酉秋事也余自燕中聞之拾遺人相與
慨嘆妙蹟永絕今年春歸息弁園湯氏偶以仇本見
售爲驚喜不論直收之按宣和畫譜稱昭道有落照
海岸二圖不言所謂海天落照者其圖之有御題有
瘦金瓢印與否亦無從辨証第觀此臨蹟之妙乃爾
因以想見隆準公之驚世也實父十指如葉玉人即

臨本亦何必減逸少宣示信本蘭亭哉老人饒眼今日飽矣爲題其後

送沈禹文畫冊

此冊前有壯游鳴盛四字爲許初元復王筋篆畫凡十有六幀皆絹素文待詔徵仲五仇英實夫二陸治叔平一陸師道子傳一謝時臣思忠二文嘉休承一錢穀叔寶二陳括子正二其副葉則宋經箋各有唐詩一聯皆待體無真行草篆隸古法有嶧山受禪二王渤海一都懷素眉山雙井襄陽翩翩鸞鳳舞畫則全做詩意看之俱秀逸有深致而文仇尤

自起著不讓馬李叔文二則周天球公瑕彭年孔嘉
所撰楚楚小楷孔嘉尤更精絕詩十有二則子傳及
其弟安道陸粲浚明顧奉金用徐伯虬許閏張鳳翼
休承元復叔平文生仁顧雲龍皇甫昉子循各又分
古詩語題之雖河漢之美少輸前哲而臨池之蹟獨
擅一時內伯虬故池功昌穀子也浚明不能工書又
不好作近體然代者大是佳手金用不辨此十指攷
其筆蹤殆是婦作用婦規摩履言聲名大噪或謂出
藍後又有王穀祥祿之及陸芝二章則皆贈別之什
而詩題之闕者二矣冊爲沈大謨禹文北上謁選作

禹文翩翩佳公子時方盛年善詞翰表馬醪肉問遺
文士不絕故於其行也合吳中名筆出所長以贈之
禹文得太常簿叅兩督府遷肇慶守竟以好客故產
盡削寄死爲若敖之餒久矣余偶得此冊念與禹文
同時者俞仲蔚劉子威因各乞一詩以補二題之闕
不兩日仲蔚物故余乃爲足成之所謂柳條花氣聯
也偶有錢生者叔寶子來看摩娑久之曰此二詩吾
猶見之即待詔及其子彭也畫尚有待詔一幀今以
休承一幀代之其叔寶一幀亦續補蓋有竊而禱入
他冊者故也此冊中人僅有一二存欲歸之沈氏則

無守者因識而藏之異日別錄一通焚禹文墓所以薄醑侑可也

陸包山寫生卷

畫家寫生右徐熙易元吉而小左黃氏父子政在天真人巧間耳宣和主稍能斟酌之明興獨吾吳沈啓南入熙室而唐伯虎於黃氏有出藍之羨陳復甫後出以意爲之高者幾無色下者遂脫胎矣叔平此卷卉草果蔬之屬四十二種種有天趣而不至出驪黃外庶幾能斟酌者印文甚古雅而署字不類豈所蛇足也耶湯題不覺滿帙

再題游太湖圖記

余以癸酉游太湖游之明年而陸丈爲余圖圖成之二年而余果避言還里過陸丈時已病矣猶津津談明年當爲公額太和以媿太湖作天下大觀亡何竟捐館今年仲蔚過我弇州園出此冊摩娑久之偶有宋紙二番屬小楷書余記于後仲蔚楷法充道嫩高處在歐柳間余文不足以當三絕然施之太湖粗亦不俗而陸丈竟不能踐八十二之約以成我太和觀則可歎也

文伯仁溪山自適卷

南佳山水太湖之抱於三吳者最號清遠然大較
山不勝水自富陽而溯新安之黃山白嶽尤竒峻然
徃徃水不能勝山五峰文伯仁家吳中足以窮水之
勝矣而猶未快乃因游新安遂盡挈其竒而發之於
丹青余近得一寓目真若坐籃輦翠微間使人應接
不暇區區山陰道上行鳥足以當之哉此君穢而好
罵坐不知胸中何以富此一段丘壑也

文文水畫

余從吳氏得諸名士手書詩王中丞履約二帙太學
履吉四帙王吏部祿之表提學未之各二帙皆有畫

配而缺其一畫不著名氏歎識疑以爲文待詔徵仲
蓋吳氏爲待詔外家故也乃以示待詔子休承摩挲
歎息審爲渠五十七年前筆諸君皆已物故久矣爲
補其缺而跋於後內酌酒桂林一幘其所新補也嘗
是時休承尚少而蒼老細潤不減家尊真可謂畫之
羲獻矣老來精神伎倆聲實攷據事事埒之四君子
詞翰與畫亦是三絕故識而留之山房

畫南北二詞後

題柳窺青眼相傳國初人作可謂曲盡張緒風流至
馬致遠百歲光陰有感激超曠之致而音響節奏又

自工絕元人推以爲詞中第一殆非虛也其詞既別
南北而復分其早春暮秋景地乃謁錢叔寶作圖而
周公瑕復以正行二體書之風日清美於文漪堂呼
三雅佐展卷亦不辱矣惜未有雪兒以紅牙句拍唱
耳

題畫會真記卷

撰會真記者元微之演曲爲西廂記者王實夫續草
橋夢以後者閔漢卿此卷八分題類者文彭小楷書
記周天球錄曲者周及彭年俞允文王逢年張鳳翼
潘德元王復亨顧承忠管稚圭張復吾第亦得一帋

畫者錢穀尤求辨張生即微之者趙德麟錄者王廷
璧千古風流執文吳中一時翰墨能事盡此矣會真
記謂崔氏有所適而不言歸鄭恒西廂記則謂許鄭
恒而卒歸張生後有耕地得崔鶯鶯墓誌者其夫真
鄭恒也或以歲月攷之亦不甚合合不合所不暇論
第令老夫偶展閱之掀髯一笑如坐春風中萬卉過
眼何預蒲團事耶爲題於後

天文地理揔圖

吾州有陶翁存仁者年七十餘始得天文地理方圖
二圖摹之其後復增摹兩畿諸省十五昏海外三

字皆蠅頭而精工有楷法界畫細若游絲極可愛此翁後至八十餘尚能月作兩本供桂玉資今已矣弘之渾儀圖經亦不盡合以備故事可也

李郡寫旅獒圖

李郡出所畫旅獒圖索題內大曾之狀貌瓌奇飾裝瑰異與諸小畜之恠醜么瑣且俱能戢驚桀爲戚施種種情性得之第所謂旅獒者犬也見孔氏傳疏甚明又左氏公啖夫獒馬杜預註亦云猛犬也今乃畫作一綠狡狴大約如近代所貢者然不作黃色若佛書所稱青獅則尾大於斗又其種久已絕不聞作

貢郡五指如懸槌少加問學亦何必減蕭世誠職貢
闕立本王會耶爲題於後以勗之

題莫迂韓畫郊居扇

迂韓此畫種種郊居風致視休文賦不啻過之其贈
孟孺標格亦絕相類而雲東公乃疑其意以爲二君
皆非此中物至欲與之分半席者謝幼輿日作王大
將軍長史然恒自謂一丘一壑而顧長康亦桓南郡
客頗能畫幼輿於丘壑間人亦許之夫士相賞有跡
外趣耳今僕果赴河南尹何必減屨道里主人也季
休望後一日解嘲題

美廷韓竹外矣

一面盡竹便是兩重清真境廷韓聚十名筆卷而
之雖不能出入懷袖作泠泠天籟篋笥中別有一種
瀟湘界矣珍重珍重

題小桃源圖

余所見桃花源圖如趙伯繡文徵仲陸叔平詩如陶
元亮王摩詰皆令人神爽飛越如身游其間獨至武
陵求所謂真桃源而不可得豈陵谷滄桑之說果爾
耶異日扁舟醉此桃花下三日足矣因題一詩以爲
張本

又題畫池上篇後

讀公廬山草堂記末云第妹婚嫁畢司馬秩滿則必
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后實聞斯言然公記成未幾而刺忠州
卽禮部司內外制連典劇郡入貳司寇而廬山之諾
竟虛非此池上一篇何緣能識誑語業第公以太子
賓客進少傅尚書分司致仕二十餘年中嘗尹河南
者三歲餘顧高逸之勝芬人齒舌至於今不衰春日
與元馭四十餘卽謝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歸以一黃
冠偃息蓬茅中余亦棄弁山園泉石之勝從之賀

其八十餘始以禮部侍郎集賢學士乞黃冠得鑑湖
之一曲唐史乃傳之隱逸何也古人事多不可解

陳提學歲百馬圖

余嘗見趙魏公天駟五馬圖金羈玉勒徒倚流蘇綫
下四紫杉奚官極意秣刷噫貴則貴矣孰與此所圖
百馬驕嘶逸逐於平沙大荒之爲適也第龍鬣鳳臆
徃徃有之而權奇之蘭筋不露當是葡萄宮首省過
飽而肥耶今玉單于解辮長平冠軍方高詠栢梁無
所事粟汝歌豈頌瑞之後旦夕東封五色雲錦庶幾
有攸賴哉陳君相士之九方歎也必能別而曹驪黃

牝牡之外第不審誰無負千金價

尤子求畫閔將軍四事圖

關將軍廟成客有請圖廊壁者余謂公以勇烈冠一時則無如白馬先登馘顏良首樊城破曹氏七軍儼靡德降于禁以勛猷垂身後則無如七日役神鬼建玉泉寺爲荊州第一刹驅風雨剪蚩尤俾河中盜攻復故夫白馬樊城之跡人人能言之後二事稍秘按天台智者以隋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金龍池月夜有具王者威儀二人一長而美髯豐表一少而秀發長者前致辭曰予關羽也彼羽子平也漢末分擾

不果願死有餘烈明王此山敢問大德聖師何任神
是智者曰欲建立道場耳神曰願愍我愚特垂攝焉
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厥土深嘉善二人當爲力建一
刹供護佛法願師安禱七日以湏其成師既出定湫
潭萬尺化爲平陸煇宇煥麗巧奪人目神即受五戒
智者具書晉王廣上其事錫以佳名而公遂爲此寺
伽藍神矣智者所謂肉身菩薩也宋正和中解州解
池塩至期而敗課輒不登帝召虛靜張真人詢之曰
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誰能勝之曰臣以委直日閔帥
可也尋解州奏大風霆偃巨木已而霽則池水平若

鏡鹽復課美帝召虛靜而勞之曰關帥可得見乎曰
可俄而見大身遂充廷帝懇拈一崇寧錢投之曰以
爲信明當勅拜崇寧真君也兩藏所記當不謬而史
志俱遺之豈用夫子不語怪神例耶按黃帝經序曰
皇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今之解池是也又真定有
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則蚩尤之
主鹽池蓋數千年猶在耳公固義勇使不受天台戒
作玉泉功德縱不令墮蚩尤道其去阿脩羅能幾也
尤子求善丹青聞余語而繪公四事於絹素以獻予
求之所能貌者桓桓糾糾之氣與指撝跳盪分身百

應之神竒而已公所爲功與其志不得也因敬爲拈
出之始貌公者皆赤面赤馬而先師所見者則哲而
微醜馬亦純白故子求特因之

李郡画渭橋圖

唐文皇渭橋一盟雖神筭無遺亦是大不得已事非
李藥師陰山鬪雪之何異城下此圖承傳頗久然
往往僅作挂幅而李士收獨能創爲長卷且其叙六
師之整暇靖肅大得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意而獬虜
之解辯委賚蒲伏戚施其尊中國之體至矣第頡利
方擁百萬衆跳梁近甸未必恭遜乃爾史蓋多飾辭

諱辭耳又文皇虬鬚蝟張神采逼人此後小酌之勿
作清穆番裳觀也

李郡畫筵女圖

李士牧手親筵女自西施以至紅綃凡六十人雖人
僅一身而絢履替執併其標格情性得之可謂工且
詳矣第中間二吳品仙品不當與媵伎並列而鄭袖
南威麗娟夜來玉奴麗華碧玉紫雲李娃霍小之類
却更不可遺也翔風房老是綠珠前輩不當作小婢
裝當更商之長夏倚病展此圖何異維摩天女弟色
塵雖不緣影而嘒嘒數語似輸一籌

題海峰卷後

海峰卷爲鄉前輩金同文先生別號有祝希哲署題
希哲又與唐伯虎各爲一詩而手書之先生之子學
正元齡分訓吳興時與文休承同舍復乞休承補圖
遂是三絕吾州故濱海然有海而無山學正翩翩仙
骨請與共竅之數千百年後焉知巨鰲不失是使閭
風蓬萊潘來此作一段實話耶

陳道復牡丹

陳復甫作墨本牡丹甚得徐熙野逸之趣記宋有去
非先生者作墨梅絕句至今秣林以爲與梅傳神復

甫豈其苗裔耶何無聲之詩與無色之畫兩相契也
爲徐太僕曠題馬鞍山圖

余後先游馬鞍山得古近體五首遠者二十五年近
亦二十年矣嗣是凡四游皆邦君見邀於車馬行色
中不及搦管今於巖泉太僕公處觀此圖不覺恍然
若夢既而命書此詩則又赧然自愧得無爲山靈所
笑以不復唱渭城耶異時丘壑之日長當與公攝衣
登絕頂盡取唐人句和之又恐有華山約束不獲如
願柰何姑識此以俟

爲章仲玉題保竹卷

人云竹祖孫不相見令章氏園不易主而王父所手
植寧有存理章之儁簡甫乃能徵蔡九達文徵仲許
伯誠袁永之黃勉之王祿之以文詞紀其事而王文
恪太傅胡孝思中丞爲大書署顧文休承復圖之寘
之三尺篋中蓋三歷祀而淇園秀色猶若新也仲玉
善保之夫豈直祖孫一相見而已

題洛中九老圖

右洛中九老黃鵠圖以遺余者鵠南陽人依武昌吳
明卿以居貌寢甚年二十餘而能曲盡老人傀俄婆
娑態余因戲與約更二十年貌我置其間得否九老

中獨香山居士小解事人或謂海山仙宮有居士一
院居士不首肯曰歸卽應歸堯率天吾意頗與之合
審爾當貌我作十三歲兒騎黃犢吹笛三生石傍也

長江萬里圖

有王蒙識非

余舊有黃子久長江萬里圖又扞一友人處見夏珪
所圖皆極微茫蒼靄黏天無際之勢而不能一一辨
所自然皆自武昌汎洞庭沿江陵而上趣峽口入蜀
乃足稱萬里此圖則自武昌溯漢江遶故郢度襄樊
抵太和山而止蓋詰匠朝真卽舟次所得而貌之者
也卽無論是否黃鶴山樵其結構演染有不合者鮮

矣余自癸酉歲以楚臬出京口抵武昌又於武昌人
漢詣鄧陵丙子解鄖鎮登太和下襄江詣鄧陵按之
皆歷歷在目此獨自采石而上九江蘄黃之間江山
秀發不可指數而此却寥寥因志於後以俟黃鶴之
徒補之

題爰生畫

語云天廡萬匹皆吾師此古人匠心之妙也然自荆
關李范北苑巨然而下皆有承傳小加化裁耳邇來
白石翁蘄山待詔亦然至於仇實夫則解所不摹擬
然而人巧極矣吾久不踏足吳閫門乃聞有稱爰賢

甫者以爲叔寶休承入室上足今覽其盤礴齋筆信
有出藍之羨所恨不能舍蹊逕而上之昔人論詩於
羊挂角無跡可尋噫嘻豈惟詩而已哉爰生其勉之

錢舜舉畫水僊跋

錢舜舉在勝國以丹青名一時幾與吳興鴈行而卉
草尤自超駁駁度驕驕前矣此卷水僊爲華氏世藏
零亂中有綽約迎風承露種種姿態百出蓋舜舉得
忘筆也後有款識而失之華生以爲恨乞余題尾噫
何款識而後真淺之乎真矣

周之冕花卉後

勝國以來寫卉草者無如吾吳郡而吳郡自沈啓南
之後無如陳道復陸叔平然道復妙而不真叔平直
而不妙周之冕似能兼撮二子之長特以嗜酒落魄
如李邕卓不甚爲世重耳日坐弇園與花事周旋此
卷遂來爭勝聊題數語不覺芳英爛熳筆端

題倪駕部勝遊畫冊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欲懷尚
平之志不遂晚歸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
覩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鼓琴動操欲令衆
山皆響故自賢哲高風丹青佳話昨晤倪駕部霖冲

出其所圖二大冊則凡平生宦轍所經繇都邑之鉅
 麗山川之名勝皆在焉而俾余宮洗王廷尉詹吏部
 亡弟太常各書其舊作於副簡且曰少文處而吾尚
 出彼故不得以群方為几席而吾亦不得專一室為
 卧游雖然少文之技履僅楚服耳而吾之轍嚮固已
 倍屢之吾之游未已而圖亦未已也我故當勝余謂
 駕部膺力方剛經營四方子寧一鑿坯老父而已耶
 且彼能以一室而收楚服之全子乃能以一篋筭而
 收彼之為圖者又數十楹寧但勝彼第佚子之功成
 而後為少文子之篋筭中當作輿地圖矣余異日欲

幀書一詩必脫指且痛如在此塞白焉

題張復畫二十景

隆萬間吾吳中丹青一派新矣所見無踰張復元春者於荆關范郭馬夏黃倪無所不有而能自運其生趣於蹊逕之外吾嘗謂其功力不及仇實夫天真過之今年長夏爲吾畫此二十幀携行梁溪道中塵思爲之若浣因撥景各成一絕句題其副楮復畫貌山水得其神余詩貌復畫僅得其肖似更輸一籌也公伯謙游藝之好比余更深因割以貽之倘於機務小暇時間一展翫庶幾德席間不盡荒寔頰色耳

全山先生集
卷之二
公其以爲何如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七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佛經畫跋

王摩詰羅漢後

摩詰丹青之妙出入吳李間別造逸品而又精心奉
竺乾教以故所貌羅漢至多余舊觀一本乃演教圖
有御押是宣和殿藏物此則其散在人間者雖剝蝕
之餘神采尚自煥發足令波旬合掌龍女獻供下視
貫休梵隆輩蛇神牛鬼奚啻霄壤矣

李伯時十六羅漢

余所觀貫休畫十六應真以險怪眩時眼梵隆則瀟灑饒意態然未有如李公麟檢法此圖之精者其木石帷几龕細異筆僧雛老少后妃婆羅門侍胡山神服裝異狀然不作離車相諸俊比丘儵然有塵外度劇是合作跋尾吳興趙肅書真得承旨家風吳郡劉珏僉憲頗稱伯仲沈周先生則居然雙井雲仍矣此李應禎太僕家藏物不知何緣落德州張氏手復歸我楚弓之失得何足論也

善財參觀世音三十二變石本後

右畫善財童子叅觀世音大士凡三十二幅皆石本
云是李龍眠居士筆不可知然法相端嚴體勢綽約
窈窕非龍眠不能辦也幀幀各綴一偈無論工拙是
當行語依稀妙喜幻住家風攷之華嚴本經善財所
接大善智識五十三真獨文殊彌勒為至而觀世音
僅補陀一見耳龍女化佛亦自文殊成之不知何緣
闌入觀世音法門而龍眠為之圖此開士又以偈為
之贊且善財之始見世尊年固十二及叅諸方得道
已百二十所謂童子者以童真不壞也即文殊亦然
今作六七歲兒狀大謬雖然此圖權也華嚴亦權也

以權顯實即得以實破權即不得余將爲下一轉語
云道宣觀此努目而訴之薄伽梵薄伽梵曰鈍根阿
師且置菩提達磨聞之曰且喜沒交涉

畫西方十六觀經

余既感鸞法師受菩提流支西方十六觀俾故人尤
子求効丹青之士而子求之子道恒能楷書仍爲我
系經文於後字體徑寸頗適勁可觀會閱藏至阿闍
世王經與元馭學士相對扼腕不平其事而僧修禮
辨十惑論果有權文學者謂頻婆羅賢王也應救而
不救之阿闍世逆了也不應救而救之爲世尊失政

之大而脩禮則謂觀經有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
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合阿那合者名為不生
欲界阿闍心生悔熱遍體生瘡經云若不隨順耆婆
語者來月七日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陞上果雖外
凶而內吉冥日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即翻
損任之即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迴向之路業
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即為益任之即為損
斯即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為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
為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
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

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革也今父子咸進於道何顛不扶賢愚並從於化何來不勸按此答既不明究所以強為解事全屬遁辭何以示訓竊詳頻婆娑羅於毘富羅山射獵無故殺一五通仙致被誓於未來世必報此命又闍世王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多羅之心則闍世此生殺父之罪固重於山海而夙根之善與受冤之深亦有可言者佛若救頻婆娑羅而生之則此債終無了期故授之佛經使成阿那含果以酬其賢而聽其幽死了彼冤對不為異世之累至於救闍世王疾却有深意蓋佛法有救生無殺生闍

世罪雖重佛不能為誅也其人既舊發菩提且受冤
苦雖染惡疾命本不當絕也人王法王相倚成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則彼肆其無所顧籍之惡而濫僇
釋種破滅佛教其禍有不勝言者故因而利導之俾
之去惡從善以敷暢大化不為厲梗然則阿闍世之
不死其本壽也所以得盡本壽者餘福也攷之本經
明言略受地獄之苦然而出為帝釋為輪王以至成
佛夫為帝釋輪王成佛此權語也其云地獄實語也
夫地獄之壽有定數有與諸天齊壽者有窮劫者何
得言略受也言略受亦權語也攷之觀經月光大臣

云劫初至今惡王貪位而弑父者萬八千人則彼中
視爲恒事佛雖示戒西人未必遽遵急於救時而緩
於立訓蓋亦佛道當然耳第有可恨者毘富羅山五
通仙既發誓報深誓又非多生眷屬何以不爲宅人
而必爲王子以陷弑父大僂耶此必有任其咎者然
而於佛無與也

畫觀彌勒上生經

汪仲淹乞余爲其婦作志銘而以觀彌勒上生經爲
幣經首有釋迦授記慈尊聖會圖及兜率陀天內院
三圖皆瑰麗侈貴之觀而經筆亦方整下題有燕山

張繼者當是宣英時名手也計當復有下生經而不可得按彌勒者梵音本梅哩麗耶此云慈氏也慈氏之初發心在釋迦前以一進一退故釋迦超六劫而先證菩提攷法華經日月燈明佛時文殊以妙光菩薩爲上足弟子作七佛師而文殊八百弟子中有求名菩薩貪着利養雖復讀誦衆經而不通利多所遺失是爲彌勒而彌勒亦自稱心重世名好游族姓至然燈佛出現於世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識姓流出無量如來而釋迦於是時僅一獻花布髮之男子耳此其爲前後輩可證也第然燈佛見釋迦即授

記作佛而彌勒又歷諸無央佛踰七佛至釋迦而始授記夫釋迦之精進在然燈佛前不應始獻花布髮其精進在然燈佛後則不應先彌勒而授記也彌勒紫金身十六丈而釋迦僅丈六尺彌勒壽八萬四千年而釋迦僅八十歲彌勒行化之地東西長四十萬里南北廣三十二萬里王國鷄頭末城周圍四百八十里而釋迦所化僅五大竺諸胡地周不過十萬餘里淨飯所都與王舍所迺其城不過四十餘里而已彌勒之地若琉璃鏡平無丘陵坎窞人無夭札病癘戰鬪而釋迦皆返之所謂五濁惡世也夫以釋迦之

緣果功德俱若不能如彌勒然法華化城喻品乃謂
大通智勝始成佛而釋迦與彌勒阿閼十六世尊親
爲之子淨脩梵行智慧明了其事在往過去無量無
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前茲時不知彌勒發心與否
壽量品則謂釋迦成佛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
由他劫蓋示菩薩行於歷劫以顯再成耳而徧攷大
藏彌勒皆無之疑本末成佛至當來世而後成也釋
迦正報身爲千丈毘盧遮那於色究竟天成佛釋迦
僅億身之一身耳而彌勒則未聞它有報身也釋迦
二輔文殊普賢皆古佛現菩薩身以示無兩大耳而

彌勒之輔無着未登十地天親甫脫二乘去二大士
恐殊有間也初地學人既不能作德光論師徑登樂
率揖彌勒而叩之又不能盡掃此無益之疑而拘拘
於一階半級寧不爲宗門老宿所笑聊識於此以志
余陋

渡海阿羅漢像

摹龍眠居士李伯時渡海阿羅漢像一卷一方士負
戈而立若衛法者諸阿羅漢出沒煙霧波浪中然各
有所持乘筇而虎者橫錫而獅者龍而握其角者手
香罏而立三足蟾者共一槎者其一操如意一操葫

蒼吐雲氣裊裊不絕端坐五色雲者卓錫而立背
龜首尾若龍而不角足差短者立一蔡者指端出雲
雲際雙鶴盤旋者二少髡無有所踐而波沒趾者一
負筇一捧經而皆矯眇鶴不已者騎大鯉鯉戟髯而
哆口者立大蠟若石手一鉢飛錫前引者老龐肩肩
垂至肩頂衲而五水神擁之者肩筇筇挂一羽扇而
踐巨袂者立於龜者前現小二堵波有白毫相合掌
而禮之者立蕉扇手一貝葉者立五色堯羅雲者合
掌而掌端之氣佛刹從中現者侍者小沙彌四皆輕
行無碍蓋始抵龍藏則兩玉女奉几几有香鼎一軍

持二稍次龍子女各一合掌而送龍君挺笏繼之二
玉女捧扇翼之宮官四人復翼之從僚四人復翼之
旌幢幡蓋輿輦戈戟之屬繽紛搖曳菴靄顯晦不一
大抵衛法之神勢甚猙猛而專諸阿羅漢飛行自在
游戲三昧波鳴浪激而甚暇龍君偉而肅龍子女娟
好而靜從官怪儻而恭其纂本之妙若此不知於真
蹟又當何如也吾聞之盡闔浮提羅皆當充金翅鳥
王食能脫其口者獨娑竭王而已鄉故遇如來踞獅
子坐時輒獻花頂禮與聞出世大教而如來及諸弟
子大菩薩阿羅漢亦時時降其宮說法至末教垂鑒

悉具多所書者付之居士此圖之爲娑竭主無論第
不知爲曼殊室利與諸法眷度龍女時耶將舍利弗
大目捷連講經時耶抑龍樹尊者取華嚴時耶諸羅
源時在閻浮提中而莫之識是吾曹尚不能如娑竭
龍有法眼也其不克烏王食者幾希矣

再題白蓮社圖

余嘗跋趙松雪圖白蓮社臨本頗亦有所攷據而圖
爲陸與繩取去跋今留弇州稿中後游匡廬憇東林
寺訪遺像斷碑於荒煙落照間視虎溪不數十武僅
涓涓細流歎愾久之今者復一觀此圖與前位置雖

小別而彷彿見大都偶閱僧優曇所著蓮宗寶鑑爲
略辨之按中土釋教自永平而後雖日以滋盛而識
限因果母關性心圖澄神異志存弘護道林卓犖乃
闡老莊遠公獨能思紹先緒取證羅什刪繁糾邪以
淨信念佛爲宗誠開士之要軌也第劉遺民雷仲倫
宗少文張萊民張秀碩周道祖諸公雖復神情朗潔
而塵跡猶存發願之後往來室家恐亦未隱至乃汰
靈運挽靖節固徵裁鑒之精嚴第必置醜酒以待徵
君似亦小爲名使非如來本戒又西來本地以法性
言之尚不爲實而况雁門乃寄生之鄉何足多戀至

煩諸弟子別創西林以倣新豐母乃贅乎又優曇謂
公以經律未備禪法無聞乃於內更造淨室請一禪
師率衆習禪令弟子逾沙漠求禪經庶江表四輩咸
得脩習又謂剎賓國馱跋陀羅因請至廬山語遠公
云西天傳法祖師大迦葉直下相承二十七祖有般
若蜜多羅者在南天竺行化慧燈相傳至達磨多羅
爲二十八祖著禪經其略亦云然故遠公爲序曰遠
磨多羅者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寶林集與傳法正宗
論因之達磨多羅者即菩提達磨愚不敢遽以爲信
也夫達磨未來性學猶蔽雖露思惟脩字而實不及

最上一乘比其時中原鼎沸江左偏安西僧避亂越符姚之境而南者猶問有之南僧西邁出秦蜀度葱嶺求經請法其人誰也又所謂禪師者其人誰也有禪師何以不焯焯聞也且遠公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建東林寺成至義熙十二年丙辰卒相去蓋三十年梁普通元年後庚子而達磨至建康距遠公卒已一百四年跋陀羅離長安而至東林又前二十年達磨領師戒紹祖席者六十七年而離西土又十餘年而西返雖如梁武所云老壽百五十餘歲第其時僅三十餘耳恐猶在王宮永叅師面何由而遽自稱祖何

由而遽著禪經今諸曰衆傳習何由而抵建康後一
語不及舊著一字不追遠公然則禪經故非達磨法
言經序又非遠公遺筆習西方者贗爲之引禪而自
重習禪者喜得之將引經而證祖要皆非實錄也僕
此公案似了了第恐遠公聞而頰臉謂老書生何強
預方外事却無以應之

又題十六應真後

昔人畫十六應真皆以唐梵老少分配以避過庭風
草之譏而不知其實有不然者獨此不作唐相少年
相甚爲得之據三藏師於執師子國得佛涅槃後八

百年慶友羅漢住記云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
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其護持使不滅沒
及勅其身與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
第一尊者賓度羅跋囉惰闍與千眷屬住西瞿尼洲
第二尊者迦諾代蹉與五百眷屬住北迦濕彌羅國
第三尊者迦諾迦跋釐惰闍與六百眷屬住東勝身
洲第四尊者蘇頻陀與七百眷屬住北俱盧洲第五
尊者諾矩羅與八百眷屬住南瞻部洲第六尊者跋
陀羅與九百眷屬居躡沒盧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
九千眷屬住僧迦茶洲第八尊者伐闍羅弗多羅與

千一百眷屬住鉢刺拏洲第九尊者戌博迦與九百
眷屬住香醉山第十尊者半托迦與千三百眷屬住
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囉怛囉與千一百眷屬住畢
利颺瞿洲第十二尊者那伽犀那與千二百眷屬住
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因揭陀與千三百眷屬住廣
脅山第十四尊者伐那婆斯與千四百眷屬住可住
山第十五尊者阿氏多與千五百眷屬住鷲峰山第
十六尊者注荼半托迦與千六百眷屬住持軸山若
一應天人脩供此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隨應分
散往赴隱聖同凡受供捨福今按西土齋觀必供佛

及羅漢聖僧而以賓頭盧爲首賓頭盧疑卽賓度盧跋羅度闍之訛略也又按經藏中有外道婆羅門誦佛謂無神通者立五丈竿懸鉢食於其杪而號之曰吾以食施瞿曇弟子能飛受乎不能者當出吾下蓋知佛戒弟子不得受外道供也時舍利弗不忍佛戒之犯故隱而過之賓頭盧不忍佛道之屈故飛而受之以是見擯捷椎不獲從佛遷化而至今猶在聲聞果中然則是十五應真者其猶有小未滿故耶抑所謂受無上妙法護持不滅沒者耶果地愚所不敢辨特以世之像應真者不得十六之說故志之於此

再題梵隆羅漢卷

後考得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思陵極喜其畫
見輒爲品題之其白描人物山水皆師李伯時氣韻
小不逮耳真吾九友齋中方外佳侶也

朱君璧摹劫鉢圖

劫鉢圖吳中有二本此本爲元朱君璧所摹宣和秘
藏跡相傳鬼子母有五百子在人間食人精血殆盡
佛愍之乃攝其所愛最少子置之琉璃鉢中母求佛
出其子不得則竭魔力與其魔衆舉此鉢復不得則
四百九十九子各以所從鬼兵數萬排山倒海掣雷

電以擊佛捨刀矢石所抵皆化爲蓮花蓋愈恚愈不
得技窮而後改意廻向誓不食人廼以其子還之與
此圖合第攷之大藏中鬼子母經則謂佛游大梵國
時有一女多子而喜盜人子與其子共噉之亡子家
亦不知阿誰取里哭巷議如是非一阿難聞而白佛
佛言此非凡人故現鬼子母是母有千子半在天上
半在世間皆爲鬼王一王從數萬鬼上燒諸天下燒
人民吾當伏之便勅諸沙門俟其夜出掩取千數子
閉精舍中母還不見子號哭尋子乃復勅沙門導使
見佛佛爲委曲開譬示以罪福俾皈依五戒即時

須陀洹果結約千子皆從護法今二十諸天中所貌
鬼子母天是也即不聞有劫鉢事豈好事者以魔波
旬媯佛與佛攝毒龍鬚鉢二事傳會而成耶將法顯
奘公輩自西域來別有所受耶余皆不敢論獨念佛
以大慈心行堅忍力化強暴若轉圜鬼子母以一念
迴向脫萬劫罪而立證初果可猛省也若其筆力之
精勁入神則有顧馬湖張銀臺二跋何容喋喋

圓澤三生圖

圓澤師行逕頗類栽松道者其事甚竒宋人所作畫
更竒虞文靖公以古隸書傳尤更竒雖然此師能預

審去處已得無漏通其作牧牛兒知來處又能一見
呼李洛守得宿命通而三載戀戀不肯入錦襦姬竇
乃至不欲行斜谷道中既遇時又與李泣別何也豈
道臘逾七十反不如十三歲兒灑落耶此一段未勘
破故爲拈出之

書文徵仲補天如獅子林卷

勝國時則天如和尚爲高峰嫡孫中峰主鬯行化諸
刹作獅子吼已乃挂錫吾郡選地得獅子林郡中諸
善智識用幻住菴故事運瓦擇木成此蘭若遂以幽
奇冠一郡叢林天如嘗有十六絕句頗紀其勝法嗣

善遇輩遂罄十二景而洪武初王先生彛高太史啓
謝太史徽張水部適王虛士行皆游而有絕句紀之
前是朱提舉澤民圖之矣徐布政賁復圖之倪山人
瓚今趙善章復圖之真跡不知散落何手百五十年
而文待詔徵仲重貌其勝而書彛啓之作系而歸之
主僧超然者超然沒歸之竹堂僧福懋不能守歸之
歙人黃汴幾若落異域矣汴歿幸而歸之崑山周鳳
周歿其家又不能守而吾弟敬美始得之余乃拈天
如絕句授敬美伊倣徵仲例以小楷系于末聞十餘
年前獅子林尚在而所謂十二景者亦半可指數今

已受據民家陸氏縱織作畜牧其中而佛像峰石老
梅竒樹之類無一存者嗟夫如來遷化後尚不能長
有王舍給孤獨竹園而一天如力烏能使獅子林垂
二百年而巋然無恙也彼美意似欲盡購三四君子
圖大較謂書畫力更可得數百載將以救茲林之泯
泯然總之幻耳天如一幻人獅子林幻地今皆已幻
化而乃欲徇此幻跡了幻念耶故不若中峰老人之
以幻住名菴也因復贅我幻語

道經畫跋題葛仙翁移居圖

詹東圖出此卷示余云葛仙翁移居圖不知是何人

所作其貌人物絕得吳道子王瓘遺意樹石則荆關也前一夫甚悍而短肩行李諸藥囊馱銚衣籍之類皆在焉二少女步而從一携琴一提藥籠六白羊先後之二村童長者亦肩衣襍而牽一繭角黃犍則仙翁乘焉黃冠藍衫可似四五十許人色腴而意殊暇手一編且行且誦少者拊小黑犢翼之後水牯牛則白衣媪乘焉三嬰兒少者在抱稍長者襁而肩左又長者踞半牛背凡爲人之事十雅俗老少各極其致爲羊牛之事九躑躅偃蹇各極其態而要之皆有物外賞更一帑則山谷老人書七言律題後結法莽蒼

迨勁是晚年得意筆也考之太極左仙公玄不娶無子縱有之生平如幻三昧豈不能盡之一襍似當為稚川子稚川曾娶南海太守鮑姑女弟不知此老移居在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前將解勾漏令後耶稚川亦無子晚而就從子廣州叅軍望養此三嬰兒竟不成長或寓言耳吾詩與書俱不敢望山谷覺少悉稚川事東圖以為何如

錢舜舉畫洪崖先生

此吳興錢選舜舉所寫洪崖先生像也神采秀發意象閒遠望而知其非人間人家弟嘗寄余一本乃中

人筆更佳而後缺一幘題以爲葛稚川移居圖余辨
以爲洪崖像弗信也得此本證之乃屬按列仙諸史
傳謂先生長七尺五寸眉目如畫常御烏紗帽紅蕉
衣黑犀帶短鞞鞞携筇竹杖今像正爾而後一人短
而闊若段柯古所云弄臣者其執卽六角扇也餘四
人大小不一卽攝老葛律拙也其挽而不前者一白
騾卽雪精也肩者卽鐵如意長盈壺常滿杯文榴酒
榼自然榴杓一云垂雲笠方木橈二玄書葛木如意
魏惠壺木栢杓也蓋靡不合者舜舉拙於書而最後
有題句云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它花鳥咲佯

醉臥樓臺此先生詩也然先生又有二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又入市非求利過朝不爲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營營語甚淺而有味舜舉似不知也始余嗜古書畫器物幾成癖乃先生更甚焉而一時名士若李太一贈孔子木履郭翰復贈孔子二儀履楊炯復贈孔子石硯與楊雄鈇硯田游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錐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杵曰魏肅贈陶潛琴隱居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張守珪贈尺八海蝦蟆牙秦休莊贈河上公注

道德經藁本周子恭贈古帝王國元亭贈謝靈運鬚
僧條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
藥篋余始而笑以爲何所辨真贗既而私喜以爲靈
真嗜好若此何況我輩第今年秋盡捐所藏付兒曹
僅荷一被一瓢佛老書十餘卷入城南精舍此身灑
然覺先生之尚有累也先生諱盦一諱蘊字燕真晉
州神山人趙道一謂其年九十三四月八日尸解於
洪崖古壇至八月復見於晉州復尸解而徐慧謂其
初乘白驢從五童入洪崖古井後復不知所終道一
謂其慕古洪崖先生因自號洪崖先生而慧則謂即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十一
古洪崖先生也夫洪崖先生固張氏乃黃帝之臣伶
倫也一見於衛叔卿傳再見於班孟堅賦三見於郭
景純詩四見於陶真白真誥蓋遐邇之靈真而希夷
之妙跡也張氲先生出處靈幻故靜能公遠之壽而
博綜藝尚庶幾貞白伯仲耳且使古洪崖而在則吾
孔子尚當稱東家丘桐栢真人當稱吹笙少年而何
器物之足羨故須以道一所紀為正

五星二十八宿摹本

今世人稱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為闔右相立本筆
按宣和畫譜載立本僅有五星及房宿二像耳

若張僧繇吳道玄則俱有之而今不可得矣此卷以
摹梁令瓚本令瓚宋人故有聲畫院中愚於丹青所
未暇論獨怪是星宿在九天寧有此委瑣詭怪狀即
有之何從令人見而寫之且牛星作牛女星作羊千
古靈匹一旦興盡真堪供噉啜耳余曾見一本云是
吳張藻與此全別而段柯古所記昴如刺刀畢如笠
觜如鹿頭參危如婦人靨井張翼如足跡鬼如佛曾
柳如蛇星如河岸軫角如人手房如嬰珞心女如大
麥尾如蝎尾箕如牛角斗如人拓石牛如牛頭虛如
鳥貫如馬頭胃如鼎足云出佛書而闕亢氐室壁奎

則又別矣然恐是星形耳非星神形也附志以備攷
又為莫廷韓題五星二十八宿五嶽真形圖

莫廷韓所藏五星二十八宿圖乃梁令瓚摹本致佳
而微與閻右相本不合其段柯古所載如笠如鹿頭
如足跡等則又遙矣又五嶽真形圖不知是金母所
傳漢武的本否若五星名氏則澄瀾青凝之類二十
八宿姓則鞞耶尼之類五嶽名氏則玄丘目陸之類
余皆有別記記之不暇一一為廷韓書也廷韓仙才
勝漢武遠能去彼多欲此圖當長侍衣械不隨栢梁
火飛去矣其以余言為然耶否耶

題八仙像後

八仙者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繇始，亦不知其畫所由始。余所覩仙跡及圖史，亦詳矣。凡元以前無一筆而。我明如冷起敬、吳偉、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嘗及之意。或妄庸畫工，合委巷叢俚之談，以是八公者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為各据一端作滑稽觀耶。乃至邇者紫姑靈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蠱惑，尤可笑也。是八公者不佞能攷其七而疑其一為志之鍾離公者，諱權宇雲房，嘗以俾將從周。

侯敗於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
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公者諱崑字
洞賓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
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已度王重
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者諱果隱恒州
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輩諸公比而公
最爲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密識之曰混沌初
分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初尸解
藍公者不知何許人恒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
鞮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藍采和藍采和

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後語多不能
悉至濠州忽擲鞦韆帶拍板乘雲而去韓公者諱湘昌
黎之從子少學道落魄覬宅鄉父而始歸值昌黎生辰
宴怒之公曰無怒也請校薄伎以獻因爲傾刻花每
辦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譴潮至藍關公來候昌黎乃
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
能舉其名第言承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
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云詔
書到日如朕親行抵黃河爲篙工索渡直急用金牌

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彬
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
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鬚而翼善冠也何仙姑零陵
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
能談休咎老而解化亦苗善時云攷之宅野史謂仙
姑晚而枯瘠其言休咎亦不甚驗趙道一仙鑑則謂
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
羽化去合在純陽前若李公者諸方外禪官都不載
獨聞之此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也於終南山學
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

之不可知也今鍾離呂公而游人間必從東華以
游蟾而重陽輩而八令張果先生而取友則必從赤
松安期次則靖能公遠張洪崖胡長仙輩而八必不
屑屑求瓦合諸公方逍遙乎上清亦必不僕僕馬一
符之是聽而受塵凡役也不佞此跋即受乩頭詈所
不恤矣

全真四祖八仙像

自我教主東華帝君得統於太上而傳之鍾離正陽
正陽傳之呂純陽純陽傳之劉海蟾凡三真人而後
為我王重陽重陽真人之有全真也猶達磨大師之

有禪那也見若以爲創始而不知其自海蟾而上遡之太上見若以爲無師之智而不知純陽海蟾之顯度而默授之也蓋至於重陽而教始大明矣自重陽而爲丹陽之馬長真之譚長生之劉長春之丘廣寧之郝玉陽之王媿丹陽而稱女真者又有清淨之孫凡八真人蓋至於長春而教益大行矣前四真者亘千年而不爲遙後八真者聚一時而不爲近三百年而一真而不爲少一時而八真而不爲多亡他遺有緣而成有時也吾始乞李郡爲此圖旣成而吾弟敬美自江右臬以觀歸且發因輟以予之敬美頗嚮道

而厭事我長春以八十老公應普顏篤聘於單于之
庭扶服數萬里而不以倦稱者救物故也善救物者
事應而中不累功滿而不自有出不得道處不違性
敬美而苟悟此當金蓮煜煜火宅中談頃成清涼界
何必朝夕仙師哉

仙奕圖

故協律郎冷起敬以畫鶴之誣瓶隱其所圖仙奕張
三丰道人已詳記之今年春有携售者以直太昂不
能應聊爲摹其大都因戲謂石室仙奕太遲取滑待
詔天人奕大速孤山仙姑婦奕大巧恒山仙奕太

拙吾不知此仙人於巧遲拙速何似有粲者姝樂於
穉中叟遠矣漫為題尾

又

仙奕圖今在張伯起家初無冷起敬題款止據張三
丰一跋為二仙遺跡故見重耳然跋內稱與宋司戶
叅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觀唐李思訓將軍之
畫按彌遠與孟頫生不相及復稱以此圖奉送太師
元老淇園丘公而末云永樂壬辰三丰遜老書尤可
笑攷壬辰為永樂十年而前是五年丁亥 上遣胡
忠安訪三丰於武當則先期已隱化矣七年己丑丘

淇公敗沒於迤北全家謫海南矣豈有至壬辰而三
幸復出淇公更生者耶都太僕號博浹而此易事不
能辨何也漫志於此

弇州山人編 狗卷之二百七十一

本州
卷之百七十一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七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啟

邇者異書落至渙汗頻頒當九重特達之知親書
上考覃八命寄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鬣榮施祖曾承
華之峻秩魚軒駢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茲日之李贄
皇屈從齒胃他時之常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已倍恒
欣鄉國尤傳盛事伏惟某官閣下中吳孕秀東海涵

靈智崇禮卑動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
業就素臣仍公好惡童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
士無雙袞然南宮之選首廷魁第二允矣太史之呈
祥再領成均多士皆其陶冶兩裁 帝紀一時賴以
權衡自魯連拂萊海之衣而嚴陵系桐江之鼎南陽
隱士獨稱爲臥龍洛下兒童皆知有司馬傳巖特召
無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丙魏之嫩清標著於
平日故中夜無可卻之金白麻播於內庭而外朝咸
徵聲之宴上不在道以求合下母養交而借名人皆
望之植同已排異已公不謂爾渙小群成大群爲國

則舉不避讐遠嫌則恩無歸已若水若旱必與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社稷以爲悅當慈顏之底豫或少展其愁眉若睿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

念此蓋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之眷命有隆而循墻之讓德彌著謂青宮一品已堅辭於達書之辰彼素絲五紵實遠逾於章甫之貴匪故奪公之守殆將伸國之經某等素切儀刑遙深踴躍惟詔功詔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爲盛皇天之產名世已過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答上 襄王

初秋伏惟大王德履陪常集茲千福世貞不能事貴
人退伏田野自戊寅再辱灰心世路偶有感證削跡
道門言官之謬舉與嚮者之見攻皆付之山神伎倆
而已而大王拳拳念存且以東山之出推愛友于南
溟之搏致望燕翼感悚徒切豈敢仰承惟是大幣瓊
筵歲賜爲恒野人煩暑盡除調饑有賴不敢不拜嘉
耳後宮蘭夢聞尚未協厚積時施且小節盍竿行當
繩繩振振鄙日望之蒙委中和軒等詩及題對謹草
古體大小七章以塞明教素不工大筆及拙於格對

嘗冀尊慈見亮周茂才名士書法時義皆可觀蒙大王設醴之惠感深刺骨佞此附謝不宣

又

下走天地長物丘壑餘生麋性莫馴蝸涎自潤雖挫名未盡或見齒於人間而削跡已深久忘機於海上不謂大王恩深篤舊宛爾楚宮之穆生志切憐才念茲梁苑之枚叔歲厯命使躬賁王綸兕羊製自尚方裘蹄出於南徼竟陵所餉足驕叔夜之鎗成都可沾無俟陽昌之典飲醇何既報德難名

又

歲屢信使函致溫綸如天之規愈隆傾日之愧其死
敬惟襄國大王殿下溫恭成性孝友裊身發政施仁
美化既行於南國親賢薦舊遙悼尚寓於中吳郡故
叔之拜賜梁國何以過是惟孝標之陳謝湘邱恐不
稱焉下官濱海陋儒東山小隱偶承人乏誤玷恩私
薜荔不深遠志化爲小草桑榆漸迫文無但有當歸
於 聖主未竭股肱之誠在私門遽懼手足之變方
當憤脅徒切悚惶仰托大王之雄風難隨神女之行
雨下情無任感激瞻仰之至

荅楚王啟

下官備員臬司托在宇庇爾時大王毓德東禁未接
庶寮徒企音徽竟睽瞻仰嗣是十有五年大王應期
御國禮士登賢義問仁聲江澄嶽聳下官烟霞成痼
丘壑自私誤來弓旌叨佐樞軸駿骨何補菟裘遂荒
不謂踈逸之姓名荷蒙清燕之采錄遠勞命使勤宣
德音飾獎逾涯慙汗無已太和勝地玄武真官承欲
修治道途以便恭謁豈唯至念所當祇承亦是下情
由來深願第此留省蒞遘阻饑中產方困征輸下戶
甫離溝瀆祇有三四中貴一二勦臣但薦營生未曉
緣事况下官雖有半面之識於此輩故非通財之交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謹爾奉辭有孤來雅所賜幣禮敢依數告完請惟
宥下情無任惶悚之至謹啟以聞

答樊山王

今寰宇豐洽文軌大同卽朱邱諸賢王不獲辭遠遊
戴鶉弁以樹干城之績而獲以清閒之燕寄悵雲翰
流譽竹素抑何盛也廼者豫章三子侯大梁灌甫南
陽子厚桂林雲仙皆與不佞雅相聞固自琅琅一時
然皆爵僅公乘祿等銅墨未有擁南面之尊佩綠盃
之華而修三不朽之業如大王者也伏讀訓辭謙光
藹然循覽諸什賁文以止令人歛衽嘉服世貞老矣

少不如人今精已銷亡矣大王過聽而獎飾之不知
其心之與髮俱短也魚鳥之踪轉入深僻方塞兌杜
機收聽反視爲嬰兒之不暇安能復作長卿敬禮游
白雪之苑坐綠筓之閣乎哉以此負大王大王勿恠
也不腆大士經呪一夾是貞所刻者山園記一帙是
貞所撰者大王試一寓目焉庶幾若不肖之獲奉清
塵也冬寒爲宗社爲道珍愛

又

前者草草一書稍露傾挹而足下過垂飾獎尋以名
世之文見示俾效琢磨且薦稊稗之導足下借視聽

於聾瞽固自盛心第使空空鄙夫僊然而當敬禮之
托則大不類矣陳生言足下告之先王之廟而後遣
信其篤誠足感也披窾而受彈射所不卹其虛受足
欽也至讀書辭概及千載慷慨用壯一唱三歎使我
忘聾瞽而躍然起矣足下能勿露其醜否陳生又言
足下禮士若折愛賢若渴雖處朱門而等若蓬戶每
謂人且字我母以南面目我此藩國之盛節小山之
高致也僕用是忘其賤愚而修布衣之禮以進足下
亮之

答黎丘王

世貞燥髮登朝則聞魯大父先王濬洛間隆準也河
間東平不足擬矣既聞踰古稀躋大耋以爲諸侯王
師表翩然乘白雲而游帝鄉則尊父今國主繼之文
彩五色光映江表雖八公在門而異端自屏曾見信
陽王太史道奉常聲容文物之盛使人翩然動在齊
之想不謂渥注龍種復有如大王者出今大梁灌甫
優游經術豫章宗良用晦南陽子厚縱橫詞藻貞吉
綜藝於洪都雲仙玄舉於桂林然皆奮自踈裔垂綸
白屋未有出深宮荐朱邸冠遠游被赤舄謝狗馬琴
色之好而思操竹素之業以流暎千載如大王者也

甚休甚休世貞不佞何足以與斯文而大王過聽遠
賁大教春溫漢回穆如灑然雖山川阻修鱗羽猶聞
而公子執轡之恭梁王授管之雅於楮墨間隱隱見
之加以瓊章睿書雲霞舒卷龍蛇飛動淇園青葱托
之絹素挂我四壁觸目琅玕又吳興大士像檢法阿
羅變無論真蹟摹筆宛然若新拜賜之頃汗洽於背
世貞老矣盧蒲之心亦短田光之精久銷日坐一龕
行斲諸業不揣鄙陋勉成六絕句以昭來美伎倆如
是而已大王如更闢小山展兔苑以招來名俊則有
屠禮部長卿胡進士元瑞及吾鄉周公瑕曹子念王

孝父王百穀皆虛左物也門人游日益尚在曳裾日
人長者詩亦可與進而不無酒過唯優容之幸甚間
寢多暇爲道自玉以膺慶社不宜

寄用晦

近有家人自南來却致足下報書轉附吳地者乃知
漢上之信非易矣而楊中丞所使使到首扣足下之
耗不獲也豈玄亭寂寂鮮與此曹相聞耶嚮書云久
苦脾疾雖已勿藥尚未腴足下方盛年胡乃爾每誦
陳思王求通親親表及所下教覺此公腹悶當不消
足下有德甫相倡酌時時出滕王閣望大江高樓

酒故爲勝之此間故事不出按部又少過客其爲面
墻殆甚足下然一切吏事稀簡眠起頗適因得以其
閒理冊鉛之業意似愛之不敢作春明夢也外刻書
畫十餘種俱完如法書要錄名畫記之類皆在殊足
供足下塵尾資惜去人不能多携今各上一部

又

日坐弇園泉石間意有豫章使者則改蒼頭至矣故
檄得足下書悲憤感慨都不忍讀三詩妙語溢出至
萬古風流文苑借五湖春色玉恩私此是瑯琊汗後
偈足下何從得之嗟乎僕人間一長物耳世自用之

世自棄之於僕尚無與而乃勞足下方寸間五嶽也
別冊如發波斯裝環瑤奪目郎小有微點無損連城
宗良每見必長咄咄逼人諸王孫賴足下先驅驕嘶
縱騁無復蹇態豫章異時風流不減鄴下矣報言促
卒未能厭來願想當盡見之也所喻果有中散駕此
間一鉢亦足藏神龍不妨彌月布衣飲菹恐白雲不
肯封丹房爲偷兒窺伺耳家弟作吏知亦不惡而頗
抱子猷之興徐鄉至足下相與挽之何如明卿斥似
不出政府意但非所急也蒙損貺佛經呪三十卷一
啟函而知爲長陵時物二沈諸君筆跋尾果爾若其

精絕殆似芥子之納須彌固不可思議也却徃古玉
道冠一冊成可簪而就鶴背也二詩各書一扇其湖
紬土布比於季子之縞又竹一頓元顧定之筆及諸
鼎詩少助高齋寓目不一

又

子與書來云與足下問一相過從猶未得沈酣如竹
林時也蔣客方生謂足下倡和微倦得非日事九轉
大還之術乎區區頑徒如昨竊謂從死生大關勘破
一切有爲皆夢幻泡影第勘破後終無着落卻轉於
見在耳目口體間小取適耳此語雖卑可爲知者道

也秋來舉一孫郎縱身杯酒至今未離日然意殊不
厭之獨苦文字見後如青博進耳物情時事頃刻萬
端亦一切聽其順逆德甫野處當周旋少踈諸王孫
少年紛紛藝苑誰爲千里駒者家弟堅欲拂衣止之
不可足下須與子與一商之嘉禾道中對客不一

又

張生至得二書其一附姚山人其一附張生者是下
始而爲我喜既而爲我不平春榮秋悴頃刻在是下
方寸間僕却似觀局人耳弛擔鄉井灌園讀書差足
送日無故而尺一呼之又無故而白簡逐之譬如夢

中了不知其所以也僕自庚申而後食息起居事事
愧心寧獨出處第生平無聲色奇衰之好與所謂
間伏謁者然彼偶不中窾耳况吉夫每以續與見
覺事大未敢擔承兩歲出沒無所得五十之年條已
過四如何如何子與不祿且無子昨入雪一哭之至
作十日病亦曾爲料理其墓事第登其堂獨未得是
下及德甫一言以爲恠耶其子弟亦恠之今始知是
下將有誅夢之屬幸毋緩也目前寧有沉愛親仁者
子與者潘中丞能厚足下而不克薦德甫亦是世法
中常理家翁計已在省得時周旋足下欲重勸導化

帖間之張生云是舊泉刻耳如顧舍人勒閣帖尚不能佳幸再計之聞來思得諸宗室於文字尺牘姑以字行而別取一字如徵明之爲徵仲者如何有一信奉郎付家弟可也手瘡口授侍人筆不一

又

家弟歸自言於足下不能數數也則以近例東瀛云而足下亦多自引避德甫林居遂不獲作三雅會乃知人間世不可曉如此僕自逾始衰夢境將覺於一切意味靡所不厭今春忽似有所證即朽薄產授兒曹別創小園焦僻所入秋可成即徙居之一禍一孽

蔬食水飲作頭陀行逕矣惟翰墨間責小未償然亦不至作綺語足下於此尚微退似當入不二門而丹竈之火未息良所不解金砂黍珠造物至靳縱予之天上寧有財色神仙也佛不離心丹不離身僕此二語非孟浪者足下勗之南陽王孫父子有二札附呈下亦能詩而雅尚書畫古器其子尤可念二十工古文兼習舉子業嘗試於學使者輒居首僅以一束素旌之而已今人邑邑宗正條善書者章生自言客南昌常寄食足下所甚服高誼又云足下賞鑒家有古眸子而無古物亦可嘆也目疾口授不一

又

久不奉兄問昨姚匡叔來出手書一帋則先輔國龍
沙翁已西游不勝慨歎每見陸楚生稱翁豈秀宏博
有天人相卽百歲所不足論今雖丹井就寒石函未
證而哲萎之歲上肩尼父於寧順至理夫復奚憾匡
叔又言翁能預定去日當四大分離恬然坦然了無
怖亂叢林耆宿所不能及兄易戚備至傾訾治喪不
以煩三弱弟朱邸中煢然一孝庶俱足美也辱諭德
甫出第書云云弟已忘之大約兄所不足者非才也
挫銳同塵是猶龍公慶世法弟年來少得一二益故

金州大羅和卷之二百七十三
以此分奉兄兒既已薦之更復何贅卒成輓章寂寥
數語殊不足爲重欲更有所效而新正筆研之誓已
於佛前結却奈何奈何匡叔當自有說也節毀強粥
以全大孝不宣

文

僕自庚辰以後入觀經行而苦喧囂迫耳至甲申夏
荷上恩得保一壑以九日避地海隅者匝歲尋用夜
戒棲止山園雖視家小便而應酬見侵幾復成一酒
人僅以斷欲之文粗頑健耳姚匡叔來得手教其悉
近况且云是下獨任先輔國喪財力俱困病瘠累月

是徵孝誠足下又惓惓念及德甫身後聞渠長器多才藝能自樹立且精堪輿家言第二第三郎君文筆健勝今人意豁幸寄聲長器欲得德甫地下文但以一介將事狀來勿躬及也區區餘生念及蓼莪方寸欲裂以故懸弧之月逝之菰蘆中飯僧誦經大鹵之貺非所敢當勿以不恭罪我甚幸甚幸匡叔還便附此不悉

又

嚮從姚匡叔所知兄純孝自奉先君侯大事後郎長齋佛前精心禪那今者余世輔來謂兄益堅鑿坏之

節洞究出世之旨一切無明抖擻殆盡而不能無申
口語山神伎倆何足挂意付之不見不聞而已先君
侯身後辱以隧中一片石見委豈唯吾兄有臨瀛教
禮之契而先君侯實徧河間東平之媿不侯譚諱不
無愧色唯是傷於太詳有妨身後念仁人孝子用情
之薦不敢以簡自貴也世輔善青鳥語第具申士人
棲形藏魄之地菟裘牛職種種具足遂使長技弗施
妙指永闕僕僅了得德甫一念耳此子才識精確議
論英發第不免小負國武子之過兄幸以長者之道
時琢劑之伯玉兩走使邀僕秋游白嶽明卿却欲東

汎滄海第計其時以 天子之恩命奉之先壠則且
掃境以待明卿兄亦有意乎僕苟完此事生死皆了
境也薄侑附報不一

又

始姚匡叔候僕於崑山道中既而別去及僕以三月
朔之任無幾則匡叔尋抵白下止鷺峯然絕不相聞
五月行盡始跡得之已出足下見寄詩及牘各一帋
申各天之懷壯觀潮之致緣僕之此出大非得已巖
居十二載末殺世途草衣木食以了餘日不謂除書
再及堅辭不可咸以先子新沐恩施無可更作僂蹇

而病弟頗能噉肉糜起止如恆人故割念一出冀非
父當遂初服入官之後便不由已而病弟之計至矣
既不獲挽之人間又不能先之地下六十餘生爲日
幾何而堪此創痛也病弟在時儘有定力聞匡叔當
能言之足下當同此懷其於誅夢發自赤衷不敢贅
請聞北來道履清勝杜門優游自有物外之致攝國
一事垂成而變然陳王尚欲辭遠游此何足當足下
一唾耶匡叔去便聊此附問百憂茫茫書不能寫亮
之亮之

答宗良

蒼頭冒暑裹糧而致足下訊書以新詩動我起色所
損餉杯盤足珍金華良常供噐甚荷雅念每讀足下
一番詩輒一番竒進鍊字琢句皆從苦心得之縱入
醋甕中不受淹浸要當表儀昭代豈直白眉朱邱而
已記得三年前取生平故人自前後十五子外人各
一章而足下與馬倦於取知足下弗能寄也僕今年
擬不受翰墨責然尚忽忽舊逋計至秋中可解移疾
之疏賴故人在事得以瓦全何亂先生傷巧退矣夫
巧退之於巧進雖雅俗不倫其有待一也德甫遂爾
泯泯可歎數行附慰用晦爲我達之不一

又

每得公一番詩輒復一番竒進才情融美格意朗暢
朱邸中乃復有斯人哉豫章諸秀翩翩藻逸公與用
晦爲之冠冕子良子雲輩不得專美於前矣宗正條
能抑公一時不能抑公後世也僕却得南垣力偃息
弁園嗽溪臥石花竹禽魚皆來親人左圖右書息以
酒茗真足樂而忘世惜時時爲俗事見媿耳辱見褒
獎過情非所敢當素冊漫爾揮寫近律不免汚昏見
餉李迪畫許氏說文增高齋一觀第阿大生平無甚
物勿復爾也拙詩扇頭弁薄物將遠意乞鑒入

又

生竟不能遂握手耶貞吉一發先之此竒不可復再
矣熟知兄晚境不堪聊蕭一觴一詠且用媿性杜門
甲千百年後不乏知己物情鹵莽任之而已尊詩若
成帙僕當爲撮其數異者行之標曰國秀集足下豈
有意乎比來欲爲德甫任地下而其子不以狀來亦
不聞用晦爲具草何意也用晦晚途殆不可解大梁
灌甫宗正死矣此君博學通經術皇族之楨幹摧折
可念僕與弇州草木俱老昨秋偶傳一訣粗足支持
以待師期無足道者拙詩書扇寄懷李生致一卷素

不知欲書何作奉示知不一

又

譚道人來再得手教及石蘭館詩讀之令人齒頰皆
芬中間雖不無一二可商者然自是長壁無損這說
前擬題國秀集篇謂蘭者國香也因借改曰國香集
而爲序之并錄前後往復詩及復成讀是下詩一篇
於卷勿輕示人恐見者不無礙眼鼻夏間所聞極不
可人意初亦爲疑駭徐而察知妬婦之口也然令子
累足下故不淺今能改玉否僕岩穴之踪復見物色
以有此畫蛇之足業上踈力辭恐不能如所請當耳

圖之雕虫之技兄落豎鷄甕中尚可轉入苦海淹殺
乎譚生却有方外風可與也餘不具

答南陽孔炎王孫

數千里走使以詩及書存我高枕間讀之令人躍然
起色也承見示有好古癖此是洞天清祿宋時諸王
孫蓄法書名畫有千種者今木天中秘亦不能爾可
歎也理帛圖古雅之甚且粧飾器用似唐人惜爲水
所漬小失神耳馮海粟詩頗豪其誤字添五拍手本
色不足疑也馬河中畫清絕可愛乘興作一短歌并
題數行破我綺語戒矣舍弟適自朝天回以尊札付

之并附洪都用晦書彼中尚有貞吉善詩瀑泉善書
畫似不減用晦也王屋桐栢二圖從容乞休承爲之
公瑕作齊雲游若仲蔚成異物久矣今附墓志去并
有薄致外承銅雀瓦畫卷之貺荷荷餘不悉

又

徐司寇北首而始以君侯書見貺無鱗羽可附遂缺
然報謝中實耿耿蓋君侯所得於徐公云云者無幾
而果玷除目即上疏懇辭至公車而爲政府阻遣無
何南牀之白簡上矣僕本不能出強之使出今獲貺
遂初幸也弟生平無聲色好今以見誣何異以聲色

誣師子野潁川丞也始常構一閣奉佛藏旁有水竹
橋島之屬名之曰小祇園後增奉道藏而傍畝頗益
闢出後家人輩復有所增飾今定名曰弇州園蓋取
莊子山海經語也君侯津津乎言之且欲擊汰南渡
乎往者嘗以宗正條喝用晦而止第僕且爲記記成
以寄君侯試讀之便若徜徉泉石間矣天柱之登呼
吸與帝聰通迺慷慨歌我三章異日獲藉手以朝大
羅玉京則君侯惠也內鄉李先生人便附此適對客
不一

又

下走自厭世網見牖靈真業已棄家而不能遠今秋
復爲兒曹一鳴公私見迫勉強應酬始猶染指既而
嚼蠟又既而整牙感額矣門下舉以爲快且復傳所
云休糧服氣者誤也第絕房室來三歲暮飲少許酒
葷肉都斷以此形神漸相屬耳佳篇種種適上別昏
見示若謂不能得僕一言而與賢器蟬嫣不休者有
故門下名已就矣齒牙餘羨正湏於少年兒郎發之
且彼實國器也春草馳情卷強步之不能佳妙 延春
草本色語所示昭烈像的係宋本非昭烈耳渠鬢禿
所以世說有露涿君之謂今羨鬢非也且前後皆增

傳者二跋尤可咲語既不倫字畫臨摹蹊跡宛然三冊葉差強人意而破碎不堪裝潢獨眉山豫章像佳耳題數語當不辱休承已游岱三君子書當如命也公嗜古若渴恨不此間一游目

荅南陽子厚王孫

數千里褻糧命使手書及新詩念存使者將足下意謂十二時中行任坐臥無非見不佞者使乎有殊言之也公天質穎秀神明煥發雖生王家而蹈儒履不染愛樂早探竹素既負倚馬之才不迷亡羊之徑故所結撰朗朗郁郁乃爾第聞習制科業甚工誤矣使

公能窺洙泗之漚勒成一家書則可不然吾夫子所
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矣夫天以日遺足下又
不以富貴濁足下何以酌之僕老大摧廢一丘一壑
雅意所萃今春忽似得少證於有爲之跡悉便放下
第不免破例爲足下作一詩也如何如何書列數種
附賢橋梓清覽不一

又

徐司寇來拜君侯書詞旨竒峭不減胎簪熊耳四詩
滔滔與桐栢爭流盛哉僕於文章鷄肋耳何當於是
下而猥以八斗見推八斗故是君侯家故事也司寇

言是下甚工於公車業此又大可念矣陳王正所謂
八斗才者也然至欲辭遠遊戴惠文解朱紱佩青綬
而甚或乞領一隊從大司馬蹀躞之後彼誠不欲用
文苑哉一身雖然今後世以方文烈子冊何霄壤也
君侯勗之力致不朽而已僕本不足言跌宕文史聊
以自寬不意爲世所知又不意爲世所恨于鱗子與
平生石交相繼彫謝書及令人愴然周象賢作襄陽
寓公婆娑曳履憂在桂玉如何如何偶便附此不敢
致他物拙集唯橋梓共之不一

又

得所寄三七言律寄兒子二五言律他詩五章皆宏
麗精切字字不苟雖未脫蹊徑要之武步間耳樂府
在家第所者尚未取覽渠云大有當家句兒曹散子
選偶得一廬何所取足下快而語津津若有味者豈
說書辭所云托溷群狐箸臆顏恰宗條東濕黃髮之
期亦何可必益大可悲矣雖然僕竊有以進足下子
建求自試愈切而子桓父子愈抑之耶今果領大將
軍印俘權馘禪亦不過一鄧征西王鎮軍耳寧以千
載思王易之然此猶非其至者淨飯諸子姓盡入雪
山達磨視第三王子若蚍蜉出世業成萬劫長在是

下柰何賤此貴彼也因成二律相廣勿吹老夫才得
出溺便歌公無度河也往年初答是下詩醉中命筆
絕不復記憶最後復成一詩了不知其何似歲杪檢
拙稿讀之乃覺前後相襲如一郎爲訂改今錄去於
友聲集中破數行梓可也友聲二字有所自否白水
草堂有真人事難措覺諸公亦似不能快僕又於筆
研外覓生趣今段似未能忘工拙也一哂

答朱貞吉

閩人王良材來得手教與所致諸石刻博山之類俱
領訖昨歲姚生者來能談豫章朱邸事謂老匡幾至

憂廷尉有二壯王謀國秉垂成而屬之一王孫踈耳
貧者今得教乃知此王孫爲是下伯氏也是下脫屣
千乘以讓伯氏雖子藏延州之誼亦何足多然是下
乃湏幻影庵詩夫一庵容膝猶謂幻影雕甍寶楯誰
匪蓬華郎二子亦非倫當是悉達達磨上是耳僕即
擬捉筆作一歌恐類神秀偈流汗愧忽不遷成語今
先如委草像贊染來箋上之倘欲登石改小行今會
弟書之可也姚生又云用晦川已成知仙道非遠而
是下印章乃稱有家僧當出蓮臺玉京避妨坐位故
耳僕比縱橫二藏中異日往來是下用晦間何異

伸臂頃今猶困世法不免津淥如何如何王生淳寧
君子人已援明卿例以二絕句與之念彼伎倆何以
終老可憫可憫偶有一帖乃是弘治間丹陽孫氏刺
太清樓跡附供臨池之玩不一

又

昨歲從用晦所使人盡得洪都諸賢書獨不得足下
書以爲恠尋聞足下不欲稱附庸而以大國之賦來
固自望之也乃鯉棹手書與蠶絲之妙辭煜然照我
茅茨矣諸詩五言極古雅有建安風歌行警麗竒隋
近體亦自錚錚中間用字落字觸眼不凡何幸朱鄴

中見白眉如二三君子也損餉諸品多清閱閣物身
非何胤何以濫竟陵之貺家第每書來輒誦高雅不
已與曩時張復合果如來教借用晦方舟弁山丘壑
足以藏竹笈也恐終虞避宗正條則爲貌茲園以寄
君侯齋壁借撫琴動操之資何如扇頭惡詩小報來
美并有薄物將臆唯鑒存不備

又

十月淨居時忽有陸山人持公一帙讀之乃知薄游
楚澤踰秣陵小憇金焦將訪我恬澹觀以西河之威
而返令人悵仰無已豈東海之濱未合有真人跡耶

念陳思王黃初五年今有舉翮觸四隅之悲趙大年丹青殊絕而所貌不過京陵間五百里山水爲千古缺陷世界公賢於二君子多矣第未知錦囊中三絕可推惠一二否僕名爲棄家而不能斷鄉里應酬與雕虫夙障明年必瀕痛割之所餘久要一念因姚匡叔便附點清覽外山園諸記非以其文辭或是當公臥游耳加食自愛

又

足下文采風流照映江右能使朱絃振響叢桂增色一旦襲蟬冕謝清從策蘆敖之杖追尚平之屐又獲

與伯玉授簡本寧方舟吾家兄弟從歌白雲之謠唯
冀足下與本寧留一詩刻名琬琰後三千年作弁山
故事耳見委一序二詩并草書一一如命但暑子無
大筆很苦不成觀足下自書之智僕名可也見宗夏
用晦奉爲致聲尤望輓章薄酬托姚匡叔致之余德
甫之賀詩托匡叔與章托邦相不知後先得廷否萬
里之外以身爲本自愛

又

姚匡叔來得足下八行以爲慰足下卽不復遠遊匡
媿彭蠡間輕湖小輦當不乏也僕慕道而未有精授

畏筆研如讐而未能盡卻知酒之害生而時一中之
兒子輩失意於真我無涉而不能盡置之度外何老
人之多病也匡叔道返草次附報自愛自愛

荅雲僊老人

昨朱師人便草草數行爲報計已徹覽矣屈指翁今
年政得八十五而姚匡叔來則亟稱其黔鬢朱顏
健步履美飲噉神明之用卽四十許人所不如坐定
出翁所授書讀之則拳拳見憫以僕向衰之年必不
能於身中覓先天一點且引正陽翁所指人身七事
無不屬陰爲證嗟乎翁之欲拯我可謂切矣先師是

示一偈有來一是天尊語來一之 一初亦類翁指及
叩之則云不必外求而黃白男女又八戒所明示且
南宗白虎教氣注誥多自矛盾而近所傳金冊四百
字亦似止以身中覓鶴與北宗合故於來美未盡薦
耳公果有意尋收爲弟子拈指要訣著爲法語附之
郵筒僕即不能遽奉行必不敢慢亦不敢泄也一二
年後師期果不蝕小有所得當毋吝於翁如其杳然
則雖間關萬里負笈執贄有所不辭僕不妄語人也
匡叔復出翁大作數種徃徃窺天心透月脇蒙未得
盡傾畧但驚其古雅神麗五言絕似真誥遺響而七

言則悟真之上乘也朱熹拜賜第不能化雙鳧以省
栖八桂如何不腆之辭聊見仰止并刻佛經山記土
悅侑楫唯爲道自愛

又

三歲間兩拜書及詩何翁見爲之切如此也張給事
書後發乃先至姚匡叔書最先發最後至然匡叔所
傳翁密信則拜誨深矣男女之術先師所戒第戒者
交接耳若服餌之方翁實證實得不在列也僕自甲
申仲春接先師飛偈二百言責僕心境不淨且緩傳
道之期欲使自悟恐衰年未能待語及此神魂懔然

倘翁授以秘訣苟固色身以竢師期異日僕有徵驗亦不敢自愛也匡叔行便附此不一

省亭

姚匡叔來承手教副以雅貺甚感甚感僕比再玷朝命踈辭弗克咸謂先子近荷恩卹不容更復偃蹇勉爾塗抹葦流既少形影自憐近更得亡弟耗幾至隕絕旦夕尋初服矣匡叔欲更作友雅堂一詩以續餘繭殊爲蛇足勉爾塞白殊不能佳又薄侑將意乞照納荷荷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